乙巳消長録 二十九

御批
靜叟事蹟
鳳城君謚狀
游軒集
光峯集
寄齋雜記
坡山碑銘

玉蓮詩
陜川傳 附義馬
玉蓮傳讚
洪侍姑表

3487
1736
v.29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宣廟朝五賢從祀時政院啓辭批荅

適因儒生之疏輕蔑妄見以取諸人之疑至此而欲黜孔聖之無言勢不可得孟軻之好辯自不容已近因患難心思茫然〻不直則不見茲敢略擧梗槩遂爲之言曰夫學也者所以講此道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有五君臣居其一苟於此而其所以處之〻道或未盡爲則君子疑之後人議爲按李彥迪學家二聖之眷位到贊成講明學文爲世名儒可謂一時之重臣也當甲辰乙巳之際二聖繼陟群奸蠋起禍亂大作士林爲魚爲肉宗社僅如一髮爲

宣廟批荅

333391

彥迪詐者若何而處得其道歟力能砥柱橫流遏絕滔天之勢上可以報二聖之鴻恩下可以盡吾身之臣責則死生以之禍患之來有不足避也如其不能奉身而退掛冠而歸謝簪笏於雲林作朝野之高蹈使此道不屈此身不汙奸兇有所畏憚士氣不至全泯期不負平昔所講之學亦明哲保身之道也彥迪攝足群奸之中浮沉風波之際未聞直言極論以破奸兇之膽進無以匡國救家退不能潔身遠引身為推官鞫諸賢於南門之外不識此日彥迪之顏有泚否乎乃反為訊杖大小之說嗟呼此其心以為訊杖

小且輕焉則不可以鞫此人而成此獄耶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者也竟為奸兇所囿紀勳鍾壽名高獮閣乃其賊臣李芑等比肩同惡未知其時已為同惡否也此則予斟酌之語若未及同惡則此一句可以削去彼以為吾未有定難衛社之勳也耶奈何不能竭力以辭期必脫蛻因仍苟且逐隊進退終未免狄踰之行西塞之竟自古及今其小人周旋調護者未有不被其禍者也諸兇詰闕請殺鳳城彥迪隨之嗚呼彥迪之天理至此而不幾於熄耶彥迪受命於中廟嘗以真西

宣廟批答

柳西崖下論似在此下見臨齋集

山許之旨其聖人之旨陜且遠矣蓋西山極陳濟王竑之冤於宋理宗以為倫紀者宇宙之棟樑自有全文忘不能記西山欲雪已死之竑冤彥迪請殺無辜之王子若是乎真儒之有此行也彥迪何以歸見舊主於地下也李滉過為推尊舉世靡然因有能言其是非者夫以孟韓程朱之言後人猶且議之豈以李滉之說而自昧於吾所賦之天乎雖然李彥迪講明道學用力於修己可謂一世之偉人其甚庸鄙無識者相去天淵以彥迪之賢尚未免庸君昧主之妄議則人臣處身事君之道嗚呼可不懼哉

柳文貞公事蹟諡狀并錄

公諱仁叔字原明號靜叟諡文貞晉州柳氏遠祖諱挺高麗左右衛上将軍諱敦植監門衛攝上将軍諱洪林位至平章事討遺種金山金始二王子斬馘甚夥有大勳勞諱楠都僉議賛成事諡良和公恭世冠冕代有聞人文章勳烈前史有炳入我朝諱縣判宗簿寺事高祖諱光甫判司僕寺事曾祖諱依都巡問使贈嘉善吏曹叅判王考諱宗植嘉靖大夫檢校工曹叅判請難敵愾原從功臣贈吏曹判書考諱文通字貫之號槐亭文章渾然天成早登文科歷敭翰苑

玉堂臺閣累典州郡多異績以名宦入輿地勝覽官
止司諫有集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賛成三代追榮
以公貴也妣德水李氏郡守諱柚之女從贈貞敬夫
人生四男長諱仁貴號睡齋壬子生員丙辰登科與
鄭文翼光弼爲左右正言諫燕山遊長湍石壁事直
道極犯觸諱燕山大怒卽命行刑與鄭文翼俱署決
案乘車以去子參議夢窩公方在母喪中以累然衰
服挽車以哭公善綴文所陳供辭極其凄切懸白丹
忠感動天心特命除刑付處錦山正德元年丙寅柳
順汀等廢昏奉　中廟改玉公於是蒙放還朝累歷

清顯位至禮曹參議次仁傑 中司馬郎北窓鄭磏
之外舅也次仁瞻早卒所著詩載於東文選李公
也生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八月初一日娶星山李
氏縣監諱敬之女領議政稷之玄孫公自幼少時有
深於忠孝賦性高亢峻潔氷雪之精風清神秀德行
純備義理炳炳器宇落落篤實文章年未弱冠六經
四書如誦己言濂洛群賢之語皆以切己每日晨起
正冠帶開卷默坐造次不廢有自得之樂慨然求道
常以小學大學為律身之方事君忠藎致恪夙夜匪
懈事親左右就養服勤至誠而公年十四槐亭公捐

世勳遵禮律哭位哀毀吊客不忍聞焉丁卯二十三
進士第二生員第四 中宗五年庚午二十六擢文
科二十八薦入翰苑二十九拜天曹郎自此歷玉堂
憲府政府郎以直提學陞同副承旨俄大陞司憲
中廟己卯歲以副提學移都承旨時趙靜菴先生蒙
被不世之遇以興至治為己任一時俊彦布在朝廷
向來患得患失之輩並屈散地陰諳陽詆積成猜疑
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夜袞貞等請開神武門入對便
殿請發宣傳官領禁軍捕六承旨弘文館兩司諸臣
拿致闕内將依靖難例格殺之公與靜菴諸公同下

獄事在不測皆以爲必死相與酌酒永訣是夜長天
無雲明月滿廷或吟詩咏從容自得賴領相鄭光弼
趨引御裾叩頭流涕極諫伸救厥明命放公與孔
瑞麟洪彥弼先得釋以微服更爲詣闕廷啓曰請與
光祖等同就獄共受其罪終日論啓不報後因兩司
啓請加罪趙靜菴公與安瑭等三十六人亦並竄逐
又因領相議黎明輕重公則被斥出爲慶州府尹臥
而治之一年之間政化大行民皆頌德亭便而庚辰春
金海人金億齊訟屈懇其府使朴英構告英與公謀
去執政被鞫公赴任後未嘗見朴松堂憑訊事證億

齊以誣告反坐公亦免官寓居鄉村辛巳秋群兇嗾
臺諫以覬望趨勢盡奪告身自是絶意名官杜門讀
書鄉莊十有七年至丁酉始有叙命累徵不得已出
仕其實非公之志也歷左右尹兩司長官庚子陞刑
曹判書移工曹壬寅判户曹移判吏曹兼知義禁府
事乙巳 仁廟新卽位擢拜議政府右賛成仍帶銓
長丙 仁宗大王資稟生知孝友出天養德春宮聖
治日新自己卯 中宗末年衰貞氣熖纔熄士流清
議復尊學問之士多聚于朝是時左相柳公灌兵判
權公撥李晦齋彦迪迭爲左右貳相君義臣忠天地

允理底績時稱群賢仰怙聖明皆以爲三代之治指
日可復而文定王后方居中壼而尹任春宮之舅尹
元衡中壼之弟也元衡以爲狡之人處肺腑之親大
小尹之說起於　中廟中年權勢相傾積成嫌隙元
衡爲人奸邪見棄清議銓郎中書之薦皆不得與故
憤疾士林常懷嫁禍之計乙亥東宮失火之際衆口
籍籍指目元衡臺諫李霖請推覈不報自此惡言橫
生中外洶懼公爲一世洪流之砥柱與柳公灌同心
輔政爲國遠慮不顧一身之禍隨事匡維使不得逞
計動觸禍機非一二日而是年七月初一日　仁廟

禮陛 明廟以正嫡介弟入承大統名正言順如白日中天億兆咸覩孰敢有一毫異議於其間哉殯殿方臨擧國臣民攀號擗踊之際奸兇元衡等乃反楊楊奮袂相慶顧一時賢人君子無可從已者始造無形之語乃為修隙釋憾之計廣引貪功冒賊群不逞之徒與鄭順朋李芑許磁林百齡倡為凶言鼓動於外入送其妖妾於大內每以大禍朝夕將起簧鼓邪說驚動兩宮文定大妃下密旨於元衡元衡以密旨誘脅兩司長官而大憲閔齊仁恇㤼易動大諫金光準素陰賊善害物唱之厚利使之論尹公任柳公灌

及公是月二十一日齊仁先準倡會于中學柳正言
希春暨宋執義希奎朴司諫光祐鄭掌令希登李
掌令彥愰金持平儲閔持平起文白獻納仁傑金正
言鸞祥皆来齊仁先準袖出内旨曰令之三大臣為
慈殿所疑有密旨降于宰相甚〻家又有匿名書流
言未已宮壼洶俱若不先發其端從輕善處則深恐
事出他道貽禍國家雖知彼之曖昧揆以時勢不容
慫〻而已也座中莫不失色皆奮然曰此乃奸人構
禍之事而我為其所使彈劾以開端正落其術中决
不可忍為也此非特為尹任發也忠賢魚肉其基於

此矣己卯之禍言之酸鼻而謂今之君子又踵袞貞
所爲乎宋公希奎曰我則雖寸拙吾骨而碎之有不
從也柳公希春言之慟切朴公光祐鄭公希登曰
大臣去就朝家大事豈可以内旨爲也抗直立異白
公仁傑金公鸞祥聲色柳公俱厲金公璘則攘袂或
起或坐怒氣勃勃李公彦忱閔公起文惟仰天太息
齊仁等懇乞終日竟不從而柳希春與諸臺嫌啓曰
臣等以爲三大臣雖有可論之事當此主小國疑之
時奸細之徒胥動浮言論啓大臣甚非其時曰而散
齊仁等不得論之亦不顧言叛逆之狀鍛鍊百般未

得端緒於是兇黨相顧震駭俱事不濟乃嗾知中樞
府事鄭順朋兵曹判書李芑戶曹判書林百齡工曹
書許磁夜會于光化門外詣朝詣承政院上變告
兩殿御忠順堂召問諸宰尹公任柳公灌及公三人
之罪順朋曰謀危宗社實無顯跡芑曰尹公任有異
志柳公灌及公亦有形迹而公論已發須分輕重罪之
領相尹仁鏡曰任既有不自安之心不宜在都下右
相洪彥弼曰任可竄灌可遞公可罷從之會獻納白仁
傑三更詣闕獨啓曰國家事當出於光明正大今罪
尹任等三人外戚奉密旨行事何以示後世元衡承

順內旨使國家事不出於光明正大憲長齊仁聞有密旨之降奔走伺候於二三宰相家有同傳令軍卒請罪之　大妃命下仁傑于禁府且曰罪任等甚輕故邪說如此天威震赫罪將叵測李晦齋彥迪時為院相與申光漢等多所救解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命任安置南海灌付處舒川公付處茂長時權忠貞公橃亦為院相詣闕進啓曰自先朝末上天屢降大灾近又大風連日曚昧臣恐天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幼主即位未久遠竄受遺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臺諫誰敢冒死而進言乎

臣夜不能寐知死敢啓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惜臣
竊念王大妃於嗣王有母道若因此憂傷不豫則豈
不爲大累乎柳灌老病無子不敢辭退爲國計也
公素有上氣症今已有年此等老病書生位極人臣
負一時重名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則人必
曰國殺之也飛言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
願上平心察之廣問群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鎮天
變可弭矣請特恕之不許當其再啓辭也達夜草啓
辭尤爲切直趂早趍朝家人子女婿更攀挽泣諫輒
麾去之至闕中公光漢相遇並行聞知公意愕然固

止之不聽諮政院ㄷ相李公彥迪在座招注書柳景
除[深]使書啓辭李公視草本亦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徒
惹不測耳莫遂上書抹去其尤甚切直處權公却坐
抱膝長噫曰刑沒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因止之
元衡見公議迭發因知所為以徵服詐稱生員乘夜
就議於芑順用家順用家臣朴貞元又畫錄勳之計
順用復幻前說上疏曰任自生疑懼畐不執灌今上
嗣服之日耳語領相曰當立何人公聞殿下之英明黙
然有不悅之色前則輕之後則重之不過六日之間
輕之重之任意反覆請明正三人之罪 大妃並命

賜死時公方向配所行到棖威舊院受後 命沐浴
正冠徐謂金吾郎曰皇天在上白日照臨爲證無他
語八月二十九日也春秋六十一而從行奴順敬請
聞遺命以傳於家公曰昔范忠宣臨死顧其子有言
曰使汝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以是
爲言又曰蘇軾願子愚魯吾亦令子孫願不學無知
也聞者莫不隨淚奉 命金吾郎柳祖訒即公之丹
從侄也及公藥三飲 命不絕索〻自縊就盡而脱其
衣襲公屍兇黨聞而惡之竊去之是年九月京畿監
司金明胤密告啓曰桂林君瑠任之甥姪任之所倚

以為㐫謀者瑠必與知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鳳城君岏年尚幼弱必無計慮而無知之人稍優於諸君之中貪切樂禍之輩籍此為亂亦未保其必無也因此兇徒抵掌雀躍欲為打盡之計尹公任柳公灌及公謀戴瑠岏論以逆律追施泉壤之刑四子坐死兄弟竝徑並緣坐丁未九月邪黨副提學鄭彦慤上良才驛壁上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遂加罪及公諸賢公之家産亦皆沒官是年葬于安城東面晩遯山午坐子向之原宣祖大王三年隆慶庚午栗谷先生請伸上疏其略曰

伏以叛逆天下之大惡也其爲人也必誅其在法也
罔赦凡爲臣子者生當爲不共戴天之讐死當爲結
萬世同憤之怨嗚呼苟非亂臣賊子之徒則孰敢有
一毫庇護逆臣之心哉惟其叛逆之名出於誣罔衛
社之獮生於樂禍忠賢受叛逆之罪冤匿錄衛社之
功故萬姓不敢言不敢怒怨憤之氣徹天徹地爲耳
今者衆怒之憤如久壅之水不決自潰公論之發出
於國人不可沮遏則順輿情定國是正在今日而自
上留難至此者良由殿下於姦冤之情狀尚未洞照
只求其名不求其實耳臣等雖已陳達猶未詳盡今

請泝其源而極言之柳濯之盡心國事公之好善愛
士者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元衡與芑等挾憾煽毒
爲殲善類鼓無根之說搖動宮掖貿制朝廷尹任固
爲机上肉而柳濯及公皆與芑有嫌故俱得大罪猶
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順用以陰譎叵測之人欲啗大
利誣歸進疏敢欺於上于白日之下兇謀既逞大禍
斯作於是貪功嗜利之徒希旨生事此所以告變者
接踵而善人無孑遺矣彼誠叛臣也則既死之後人
所同惡衆心怗然矣奈之何淸議日沸人情不服况
大加誅戮芟刈士林然後僅能鉗制萬夫一談之口

使之不言耶夫以 明宗大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
而臨御二十年天心不豫災異荐臻水旱極備癘
疫頻作日月薄蝕星宿騁怪盲風怪雹暴發無時桃李
冬華山冢崒崩其他虹霧雷震之變草木昆虫之妖
史不絶書迨于殿下變怪尤酷殆無虛日夫孰使之
然哉豈非大冤未雪傷和召沴以至此極哉 明廟
末年天誘聖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方欲忽指
睿志未就垂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而望庶見
天日還照霈恩中止此亦機會之未發而然耳今則
舉國之人同然一辭願雪忠賢之冤願食奸兇之肉

此豈非卞誣誅奸之一大機會乎領相李公浚慶因
公議率百官庭請陳於上前極盡乙巳之冤出於奸兇
之構陷尹任亦無反狀貞良善類無罪被戮前後者
甚衆爲之涕泣橫流左右亦莫不悲感上自公卿下
至草茅之士交章爭論至於半歲之久伸冤蒙允仁
順王后亦灼知其冤垂簾之初贊宣廟削僞勳奪鄭
順朋等四兇官爵洗滌三臣之冤釋収坐之人十二
月初十日同副承旨安自裕啓奉 教旨其曰是非
雖亂於一時而人心未可終誣 公論雖杜於一時而
天理未盡泯滅是非之眩亂者必待後世而定爲公

論之杜絶者必待後時而行焉是非之不亣公論之
不行猶且不可况數十年之久乎自乙巳之事言之
可謂於悒故及第柳灌顧命大臣故及第公惟握名
卿以乃心王室守正不揺而尹元衡自中 廟末年
以兇狡之人處肺腑親權勢相傾互相猜嫌極其憤
究元衡曰任謀危國母任曰元衡必傾東宮惡言橫生
無所不知灌等爲國遠慮抑制鎮定使不得售其奸
而其所施爲動遭狄樣順用之徒左蒙右蔽前遮後
擁使日月蔽光於晦旨可勝誅哉一夫一婦死非其
罪猶延以傷天地之和致乖戾之氣况以光國大臣

見忤玄邪騈首就戮抱冤重泉幾數十年天心之不
豫二氣之不調夫孰不由於冤氣之所召哉李芑為
贓吏女婿不齒清顯之班柳相灌隶銓與也自上以
為芑當做兵判柳公以為贓污之法載在令甲不破
此法未可授芑此官見駁之後柳公又入相既不平
芑素物論所不容欲因緣戚里以為內外締結之謀常
與族孫駙馬韓景祿作為心腹通于宮禁互相往來
往輒連夜留宿陰謀秘計無所不言及其在家潛通
密簡連屬於景祿之門自以為得計而人莫之知也
芑公之甥子而與芑俱為景祿之族也公為銓長時

芑亦位在判書一日芑使景祿有内通之事景祿以答簡授其奴使傳于判書家其奴錯以李判為吏曹判書誤傳于公〻折而視之乃抵芑書而即秘諱之迄也因人傳播於士林聞莫不痛憤其無状芑因此怨公入骨遂托於人曰殺此人我心快焉所可道也言之醜也順朋公兄婿鄭磏之父也公之秉銓也素知為人極醜陰譎故一不舉用與芑雖表從兄弟而知其陰險累有薦人亦不一用元衡己亥東宮失火之時臺諫請罪而公大言於小尹曰何不撲殺此獠乎元衡之含毒日深因三憾合勢乘機欲中者已

久固謀害不遺餘力矣嗚呼 仁廟賓天 先王幼
沖即祚元衡窃柄順朋磁芑百齡輩相與附會擅美
威福益煽大獄何所不至前有宿憾之蓄後有圖功
之心以積年之私憾洩之於任淺之不足移之於
仁廟移之於恭懿殿及士林〻〻為魚肉者雖愚夫
愚婦亦知其必然其為冤憐將為不忍言者三大
臣實有可罪之狀順朋之徒如有一毫可記之功則
順朋之子磏百齡之兄億齡芑之侄元祿安富尊榮
同享其福有何不可而乃貳於一家或泣諫或弃官
或見黜不從其意哉雖其骨肉亦知媢賢賊忠為可

桑

蓋況其他乎朝野之間清議不絕仰屋而歎者尚矣史官安名世直筆書國乘曰一日柩前殺三大臣竟被不測之刑成遇言灌等不至於黨斃於杖下安世順草野之一愚氓也抗疏直言又見殺身而先王幼冲未及漢昭之年文定深居蔽於梁冀之奸當主少國疑之日念切艶[illegible]染謀危宗社之議震驚宮掖則文定見欺固矣然其教曰不欲傷人是予本意非所願也垂簾之初芑等欲殺權撥李彥迪亦以厭色不許其請文定好生之心昭然可見 先王好賢愛士出於天性當時之事豈出於 先王先后之意哉丁

柳靜叟事蹟

毋 宣廟又追 仁聖王后遺意收議大臣命復公
及諸臣官爵還其籍沒家産録用子孫公生四男一女
男希曾敦寧奉事希顔繕工副奉事希孟洗馬季希
閔皆坐死於禍女適清化守李昌叔無后奉事公生
男伯善以十歲前落漏名籍幸脱免禍淂保欽以門
庇除繕工監役娶注書李德應德應即尹任之女婿
也監役有男之新蔭授參奉生一男興道以文雅見
稱守先訓養德世念泊如也不仕贈參議有二男斗
晩斗旰斗晩亦以先訓不仕有五男廷稷廷益廷夔
廷卨廷說公稟性清白醇美充养直節從善如登

攻惡如崩以明經出身精通理學才局兼備平居和
氣薰然歷事三朝隨地盡忠休休然正色立朝每侍
經筵裨益弘多遇事自信直道擔當勇決貞心不以
禍福爲移毅有賁育難奪之勇常曰男兒只得行其
志而已不行則當退去而同儕服弘偉之器士林欽
僉納之操而中仁兩朝國運維新賢人舊德起廢啟
召者蔚然滿朝濟濟之盛庶隣於文王之寧而莫不
以公爲重望位至貳相弘化輔政扶王祚而壽國脉
而若無斬伐之禍宜可以功載於旂常名存乎鼎彝
矣被 仁宗禮遇之重忘身殉國興敵擧滯進賢去

邪主張清議當時群兇嫉其異己固已側目將嫁禍
一世而以公之在大臣之位兇計終無所售故必先
構捏而甘心焉公則屹然自立終始一節至於死而
不貳吁亦難矣權忠貞公擡常稱公有豪傑之才服
膺不已李延慶灘翁叟丙午以事到京城順用往見
叙懷曰君少時與原明文遊嘗謂伏節死義之士今
何以死於至此李公答曰吾則謂此乃死節者不知
其不足也順用色變而去柳斯文貞在傍悚然問於
公曰虎前作舞人皆危之公何以發此言以賭禍耶
公笑曰順用狡黠殺原明爲子孫計也如余則徒得

殺友之名無利於己吾無患矣果不害焉當初禍謀時其子礦以得罪萬世之意常泣諫而礦之弟贇曰父與妻叔孰重礦猶且諫之贇持推立門將待其出而擊殺之礦知之由後門出走來見公歎曰時事不好後會難期居數日大禍作矣順因為首勳公家奴婢多為賜俾歸焉其婢自公家往順因家也諸婢莫不掩泣悽咽其中有一婢姿容映麗者獨顏色揚揚略無慽容顧叱諸婢曰吾儕失舊主天也如何孰非爾主宜所事而安新舊何擇焉其奉新主獨盡其誠順因信之仍使昵侍未肯離左右累年無咎草

之失一日順困夢有鬼壓其頭面號呼而覺自是
之後如此者數矣卒患痼疾不起夫人問之神巫言
妖在桃中發其桃果得一髑骨疑柳家婢將訊之其
婢不受一枚先自首冤曰吾舊主好善德義乃朝廷
之所共知而有何罪爾家老漢搆殺之吾雖外若歸
心腐腑田膓于中者有年爲是潛奸陪吏〻〻怕不
肯吾强媚之遂與相惓所言無不從密令覓死人髑
而束内之桃中令也已報吾主之仇死何恨且逮殺
我其子遂於殯側撲殺之匿其事終不泄當世無有
知者順朋少子碏年過七十而終臨死乃言於人曰

吾家所深諱不宜向人說道平生心異其義烈雖豫讓無以過也獨恨其以妖也公之初得罪也既無可據之状故順朋以爲尹任自生疑畏柳相灌及公則稍有形跡而已及白公仁傑獨啓之後順朋上疏始有賜死之命明胤密告繼起論以逆律追刑彥愨上驛壁之朱書乃至諸子死籍沒家產而只命分遠近竄逐繼而賜之以死士林可惜耳叛逆人之大罪不問其情不取其服速殺掩口以成衛社之勲可乎李彥迪權撥皆一時名賢奸亮等授録勲二人本非其心故申救不已竟陷奸附而不悔沈連源國舅也忍

連源叅勳〻可固矣連源錄功還家對妻以位洪
彦弼申光漢亦錄功中彦弼不出勳府光漢得功爲
愧于天且以文衡命作衛社錄勳教旨托病終日不
下一字崔演代製而此等人皆畏禍力不敢辭宜
其未安於心也削勳傳旨曰猶恐人心之不服假衛
社之名强要君父之尊同歃盟壇之血上天矯誣之
怒 祖宗汚辱之憤壹齎於冥〻之中而窃觀奸人
譖夫所以構成人罪者未嘗不從微至顯先輕後重
上下之所聞漸次浸潤自不覺其落於圈套此詩
人所謂亂之初生譖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者

也此誠從古憸小欺天陷人之一律當時冤枉之
狀見之者慘目聞之者側耳莫不欲食肉而寢皮
以此而欺天天可欺乎以此誣人人可誣乎自古
禍亂之作不一前後何限而未有甚於乙巳枉死之
人不一而未有甚於二公天地以來射影之毒未
有如此之酷也嗚呼公事君之忠行己之正求古忠
良少無下焉而不得啓手啓足人歟其天歟冤憤之痛
豈忍言哉誠窮天地而未解也公之先見無非憂
國之誠而己卯禍慘先得釋以微服更爲詣闕請
與趙靜菴同就獄共受其罪公之義也元衡本以

窮凶極惡擅美威禍舉朝不敢一辭而知先排擊
者公之忠也為銓長時苞順用屢有所薦知其醜
穢陰譎一不舉用公之直也凶黨紛紛構禍時方
閒碁小吏以此事告之而對局自若言色不變如平
日公之靜也公便參議夢窩問公之抵禍來信命
也答曰奈何心不小動公之正也噫嘻以公之忠信
節義夙負重望而顧乃初罹慘鋒於神武門之
獄竟得脫虎口畢竟殞命於忠順堂之禍此乃舉
國之人從古說今口相傳而耳相習莫不樹凶叩心
至於兒童走卒皆知其曖昧為之籲天稱寃者而寃

威亦不敢開口至數十年而我　先王之誅奸表忠（赫）
垂勸懲於百歲者亦已至矣無遺憾矣公方欲致仕
歸鄉之際豈期　皇天不吊奪我　孝陵孤蠅百般媒
孽乘勢斬刈梓宮在殯恣行杖烙咫尺禁廷血肉
狼籍　先王至親橫罹我殺忠臣爲一網打盡惟意
所欲使士林喪氣國脉垂絶我賢誤國生灵禍纏其
纆無君不道之罪擢髮難續栗谷曰乙巳之禍延以三國
實曆綿遠者由　祖宗積德之餘慶志士之歎於斯
極矣蒸民秉彝之心終有銷鑠不得不但賢人君子
直臣節士之爲然雖同流合污於奸兇者一端良心

之闒茸終不可過絶許磁以首謀之人祿俸為可羞
天地鬼神不可誣之辭說道於人削勳遠竄憂憤
而死閔齊伋荀從邪說欲以免禍晚年自悔已亡之
事不免為小人之歸形於言語而作詩曰既被當時
誤應兼後世譏亦復奪勳觀於此奸兇戕害善類
雖極罔亦知其罪矣以公之忠誠氣節之可慕可仰
者在人耳目表表可稱固不敢一二而禍慘之餘家
藏文籍蕩失無遺不得其詳曷勝痛哉公之所守
皆彼之所[illegible]畏以忠受禍竟被惡名痛青蠅之點玉
然既雪其冤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又何恨也小人之費盡機關畨得不盈眦之福
而不免千百載之汚辱亦何益之有哉
斂而好學曰文清白守節曰貞 肅廟庚子 賜謚
文貞公 英廟甲午 賜宴事蹟 謚狀幷錄

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趙公文命撰

鳳城君謚狀曰

公諱岏字子瞻 中廟大王第六男母熙嬪洪氏南陽君景舟女也生公于嘉靖戊子四月初九日在襁褓英氣盎盎 中廟奇愛之常置諸左右及長聰明孝友動靜有度迥異諸君竟以乙巳被究酷而死得年僅二十嗚呼其悲矣先是 文定王后弟尹元衡為人奸邪見枳清議以是憤嫉士林常懷嫁禍之心時柳公灌柳公仁淑等以己卯清流嫉惡如仇而為國家慮不顧一身禍福及 中仁二聖相繼禮陟、明宗入承大統元衡謂此時可以售吾詐遂與李芑

許磁鄭朋林百齡等鼓煽出言於外入送妖妾於内
驚惑兩宮使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等先論瀧
仁淑及　恭懿（章敬）王后兄尹任罪以遠竄磁邑順朋等
儀又幻其說誣以將廢　主上推戴鳳城且自造尹
任密通恭懿殿書納于紬橐故落之内庭威脅任之
老婢毛獜取誣服以實其事其書略曰近觀國事漸
至殊常吾則坐待死生而判書亦憫其如此欲移大
位於公反處協力者寡末之能前日所　教之事勢
所難為須日所達之事請速為云判書指柳仁淑公
反即指公也於是京畿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密告曰

鳳城即臣已妻切親而年尚幼弱必無計慮而無知
之人稍優於諸君藉此爲亂亦未保其必無也宜先
處置云云 上不聽朝廷又請禁閉公家以軍士守
直又不聽李芑 啓於經筵曰 仁宗病革尹任三
父子入內初欲以鳳城爲君勢不可然後傳位 主
上云兩司請遠竄皆不聽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鄭順
朋及兩司又請令 宗社斷以大義不聽 慈殿下
教大臣曰峴自幼即同已出長養宮中雖曰年長令
纔十七八何知前後事乎豈忍置大罪也大臣再
啓政院六曹合 啓請斷以大義亦不從兩司至於

璿源先系峴

鳳城謚狀

辭職而退遂命依靈山君例竄配蔚珍到平昌病重
仍以配爲所 命給米豆紬布丁未鄭彥慤誣以良
才驛壁書上變兩司合 啓曰人臣爲叛逆者所屬
望而得全其命者古今未之有也兩司連 啓玉堂
劄請之斷以大義 上答曰 慈殿以 中宗大王
未過小祥 仁宗大王時未發覺爲傷慟予年少而
鳳城亦年少兄弟之間安忍罪之決不可從又答許
磁羅世纘等 啓曰鳳城自在襁褓 慈殿保之養
之視同己出何忍罪之且萬章問於孟子曰象日以
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之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以此觀之雖其自爲之事古人猶且處置之如此况兄弟之間明知其不與而猶復罪之何可忍也金明胤終始力請以其年閏九月二十五日賜死于謫所 上卽命復官葬以禮兩司爭之再三不聽副提學鄭彦慤劄請還收成命至 宣祖大王三年領議政李浚慶率百官請伸乙巳之寃 仁順王后亦的知其寃贊 宣廟伸復諸公之官削奪僞勳之爵公之抱寃於泉下者至是三十年而始伸矣竊觀奸壬諛魁我害忠良固非一道而若欲大殺戮

則必覓出推戴人以疑之非此無以動君心而逞兇
臆故耳彼元衡順明輩始不過以仇疾二柳之心欲
驅除逆律謂有擁立之計而禍遂及於公公則以年
少貴介家何與於朝廷事而特以地逼為其所籍口
終不得保其身此誠千古至寃而至今猶可於悒肰
觀　明宗前後批教友愛之情不忍之意溢於辭表
至於明知其不與一段　下教昭燭公心事無餘
其後又復雪寃復官衰榮備至復何恨也公之嘉言
善行可傳者必多而禍故流離家乘鈌裂莫得以傳
若以散在野史者言之公於　中廟之喪哭泣衰慼

人多歎脈沈通源心頻內忌謂此人必殺之有如着
碁訓手公之禍實兆於此負云在謫買田營產爲自
全計及後 命至是人不忍告治喪後始告之乃沐浴
更衣而終人莫不涕淚憐之云公葬于楊州獨井里
子坐之原配東萊郡夫人鄭氏奉常正 贈領議政
惟仁之女有一女而無子以 成廟王子景明君之
孫文城君 爲後女適判書沈忠謙文城有一男一
女男始林君女適都正具仁基側室子世柱漢陽守
判書三男二女男長忻待敎悅領議政悰縣監女長
適翊贊趙玲次適判書李勉始林有一男二女男靈

昌正女長適洪命一次適金益漢陽有三男楹完昌
令稷堅昌令檍安昌守內外孫曾多不能盡記而沈
議政五代孫浩女即 端懿王后也公奉祀孫亨植
懼夫代遹遠而跡愈泯將請易名于國 朝謂文命
屬在外裔托以謚狀謹撰如右以備太常氏之採擇焉
溫柔賢善曰懿在國遭艱曰愍 賜謚懿愍公
英廟壬子 贈謚丙寅 賜宴
趙文命撰

游軒丁先生傳

公諱熿字季晦昌原人號游軒登丙申文科性至孝遭母喪與兄煥廬于墓側曲盡禮制煥過毁滅身獨居終三年 中廟聞其孝悌 特命增秩褒奬 中廟新陟 明廟遘疾自內拘忌欲撤魂殿香火大臣迎合公獨進言曰自 上聖學高明豈不知謬戾之甚而且順 慈旨其於修齊何 仁廟爲之改容仁廟執喪過制日就難全羣臣庭泣立請累日有議特推入外舅反覆悲訴以冀動萬一者公獨奮然曰所議苟且無謂問 君父之候一二大臣誰非沮乎其

入而必借手彼哉 仁廟大漸時公請入藥房參視劑藥有沮以不可者公曰許世子止不嘗藥聖人以弑書之君父之疾委之醫官可乎 仁廟七月昇遐八月卜因山公抗疏以為送終大事自天子至於士喪制一定何汲汲於祀禮之失乎繼有尹潔之疏疏中有曰 殿下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公與圭菴宋公久同臺憲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為重尹任除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公適在告不待完議而停啓圭菴仕罷即訪公曰今日停啓終未免為 上詰公曰
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何為出此言也圭菴慚謝

一日李煇来見李中悅時明廟患疫甚苦中悅曰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懷抱甚惡煇荅曰厥終之事何以知之而汝為如此之論也中悅曰是何言也更有他處可仰乎煇作色去〻後中悅来見公曰李煇誤入所論不正公曰凡亡〻及古今通誼且有嫡統一人更有何議中悅曰李煇往言國事有驗此必與知内旨者相交也公立朝言論必據經義當初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悔見機之明論事之正皆此類也乙巳為議政府舍人

明廟不親萬幾衆機倆禍以快其銜者攘臂而增

四

堵立雖公心跡昭然氷炭之勢不自相容丙午罷歸
南原削奪官爵丁未責以鼓扇浮薄與盧穌齋守愼
連名貶竄昆陽戊申移登巨濟尹元衡欲脫公於禍
網令尹春年力勸公見已其人日來反覆以禍福爲
言公終不從元衡雖不營救猶未忘公其在謫所亦
托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窺公意有一人道其問訊
請奉一字歸報相公公牢拒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
累其終始不肯自玷如此在謫所十四年惟有愛君
憂國之誠嘗草疏極陳時弊將上曹南冥往見而止
之不果遂終于謫所著壯行通考負暄錄各十餘篇

皆切於人事關於世道遂葬于南原府北先隴之下
子至承蔭縣監　象村申欽撰

李氏哭死傳 辛亥　游軒集卷之四傳

豊海生妻李氏門地不顯生長市廛無有聞見平居別無異行及豊被罪遠配風雪數千里北秋之界區一件二十九年影響無因其生與死踰時不達家以磨麪為資猶堅無他卒有封帛之觧已出人萬〻矣嘉靖乙巳之初秋臣民無祿龍蛇直年聖神連喪考妣之哭自檀君以下想知其無有是月之甚者然在顧問之多罷異之隆髮有散括情有伸縮無三月

之不懈無朞歲之悲哀甚則忘莫大之恩於初棄之
曉失罔極之情於始臨之夕者間或有之是誠何人
我而李氏獨何恩之受於上者有羣臣之所共無而
其情之向於上者有羣臣之所共無使我感發嗟息
而不能已也方　孝陵昇遐之初傷痛切至一聲輒
吐血幽咽不自勝人有止之者則曰老妾已無為生
之心且不自禁其所以然也每忽忽無以自存室有
鏡圓之歡而不知其為歡也庭有釆戲之榮而不知
其為榮也専於哀而一於情哭有時而情無窮及羽
衛之出九重指高陽也路由其家之南勺飲不入口

曾有日矣情廹氣之且不可為聲直號絶倒地賴子
弟之扶掖得復穌遂歸家入门將上堂作孺子哭踊
擗不已忽殞于堂下肢體大傷不能起積此毀滅其
性此何尋常一婦人之身非宫妾之侍無臣工之寵
至於毀滅不顧有如是者不徒 聖德之感人深而
亦天資之出等夷者也李氏在吾先夫人無恙時以
恩意當出入往来吾家自吾童子至成立以有通家
之厚曾見其朴陋自守脂粉是捐華麗不持為豊之
遠罹罪網貶損辛苦未亡以自處固許其為人矣專
一之性篤於夫婦之間以為之本〻立而道生又於

游軒集 李氏乙巳哭死

壁似是甎甓

君臣之大義至情所激憂樂由之死生以之以著其行而使斯人食君之祿厚服君之衣多久守顯列處守重地恩父子而義君臣則哭泣之不足以進也毀滅之不足以報也則亦在自盡其心而已甚不肯投間抵隙而幸難樂禍以陰為自售之計亦明嗚呼李氏也

別記 游軒集卷之三 雜著

靖陵昇遐之月已入深冬景氣沍嚴 孝陵散髮跣臨宮庭壁上官僚極慮勸進白穛饘及是中部不御成服前不進漿飲葬前猶廢漿食毀戚之過雖以常夫

之頑健且不保其生況以 王體累傷於久侍湯
藥奄奄僅扶之餘乎羣臣外屬初不知毀過之至此
遑遑奔歸至於已不可爲然後雖庭立固諫其將何
以此固閉於 國運而重羣臣之無祿噫以臣爲言
我朝 君臣情與內外勢隔除 經筵引見外雖以
厚國重務至於問醫用藥等事皆憑宦侍之傳積習
已痼終歲之久得接 龍顏無幾而畢竟至於 君
父之疾已成膏肓而下無知之者漢然無憂痛迫荊
湖而割心腸無補於事何嗟及矣染指知痛折臂成
醫因今臣民之情劇知此弊之大端表而書之以爲

醫國者之見也乙巳仁廟昇遐之後先生傷痛當時事己酉初夏錫龍謫舍修別記于遺稿中

中聖之喪既卒哭有月 仁廟毀瘠愈至鉄饘粥未有命令羣臣咸悶朝廷夙夜大小之官咸集于昌德宮之内庭二三元老建議曰凡人遭喪毀瘠罔極上下固無間矣並居喪所移禮不能苟同即令 聖体羸憊極矣一不回意愛護朝與夕深日就難全其如宗社生灵何立庭泣請 上意猶堅外若諄〻間示不可動之語哭泣之哀飲歠之惡甚始喪無異羣情尤洶〻罔知所出有識特推入外舅于内反覆悲

訴上下皇〻情狀以蕫動　上意萬一者兩司首貟
恭聽而來議齊發於政府而諸大臣皆同云有一末
僚（先生自謂）奮然獨建曰所議苟且無謂不可再聞夫君
父也臣子也父病而子不得見阻之內外之勢絶然
莫相望只憑宦侍之口僅聞君父之候以為當然者
此叔世之事危亂之基樊噲卒伍之左猶知父子之
義毅然不撓乎排闥而直入親問今羣臣雖不能齊
入以煩　內殿一二大臣誰阻乎其入而區〻欲借
賴乎彼人因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人言例而不可
者又為峻責曰許世子止不嘗藥聖人書以弒之君

父之疾但委之於醫官可守且或大臣雖作碍滯於
可革之勢而不敢入尚有二三諸父宗室耆舊者彼
於內殿甚在平時當無間於出入有維城之懿甚
視外舅之跡不啻為胥壤令無及於諸父之懿而倒
責於疎地此何所見大抵我邦不親內宗而重外家
上下之倆失令為 國家莫大之憂虞而其為計先誤
於偏習失之習而莫之顧其安能回 上意而於正始
之道又為何如僚中間有喜之者勸着員兩公歸告
政府老事之態甚誰為若字缺四至於 上謹曰不可
枚尚蹈其失而并令任入侍禮乎子宵毀防無忌內

貽不靑之失外生不測之疑以釀成大禍誰任其咎嗚乎天也

行蹟 附錄

天稟慈祥豈弟孝友絶至加以學於兄都事某秉心制行無不相似奉親至孝事兄如事父兄亡事嫂如事母俸祿不入私室悉歸于嫂氏嘗與伯氏講究同居之義曲盡規畫鳩材未就而都事先逝發引之日奉柩往于曾所卜宅處哀哭倍至後搆同堂異室之制期不遂廟約乙巳之禍遠謫巨濟有志未就故校理金某河西先生有詩曰雅有伯康同搆處半年斜日照

慈涼立朝之日廟有大議衆論不齊雖如宋群壽之
力量不能歸一衆皆曰非丁某不能決俄而不久丁
某至立決衆皆翕然判書任虎臣歸家謂子弟曰丁
某不久禍及物望所在衆是所歸望重至此其能久
乎 孝陵大漸之日自以蒙恩非尋常食祿之比
也請入藥房診視調藥有一權臣牢拒不納丁某曰
許世子止不嘗藥聖人以弑書之君父之疾臣子所
當躬親調藥而委諸醫官居外不見可乎與尹仁恕
同庚同閈同學同師第同榜故趣向雖不同而情分甚
厚仁恕與尹元衡素親歷乙巳之禍仁恕營救丁某

於元衡〻〻亦欲援作已助第憚丁某風節莫敢致
辭至謫巨濟後元衡私遣武夫致辭曰因仁妃相聞
久矣盍一屈貞度乎非不欲奉一紙候問未知肯否
不敢移時不去公以死自誓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
累其人遽起甚前後終始不肯自玷如此
月城李大㫾識

行狀

五代祖考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五衛都揔府都揔管府君行狀

公諱齊仁字希中姓閔氏其先出自黄驪縣或曰自中國來有諱稱道仕高麗爲尚衣奉御始見於族姓書東國之閔皆本於奉御奉御生監察御史贈檢校太子少保世衛少保生戶部員外郎贈檢校尚書左僕射懿僕射生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

師文景公令謨文景生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太學士
判兵部事定懿公〻律定懿生判大府事三司使翰
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太子左諭德仁鈞諭
德生尚書吏部侍郎滉侍郎生重大匡僉議贊成事
判選部事忠順公宗儒忠順生密直司事進賢館大
提學知春秋館事文順公頔文順生檢校參贊大提
學愉世以文學行義為世名臣具載史傳雜出地志
令皆可考檢校參贊生典農少尹鵾兵曹參判諱智
生於公為五代祖高祖諱審言入　本朝舉賢良為
恊律郎當議謚執正不撓得謚吉勲臣遂得罪　太

祖流竄後爲開城府副留守 光廟受禪以公爲世名賢召以刑曹叅判不赴徑歸童城鄉里律令縣通以從壽九十餘曾祖諱冲源擢遺逸爲司憲府執義祖諱粹與佔畢齋諸賢遊有能詩名爲吏曹正郎同元叔康等遭史禍竄刑 睿宗親鞫公以直對 上曰直哉予在書筵時知粹之爲人命免死編配濟州後放還復官奉常寺僉正考諱龜孫師事寒暄金先生與安應世諸公游一時儕輩推其端雅無累工於詩語在南秋江師友錄仕爲成均館典籍妣曰彥陽金氏順安縣令諱效震之女及公貴推恩三世贈執義公

吏曹參判僉正公吏曹判書典籍公議政府左賛成

公以弘治癸丑皇明孝宗皇帝六年 朝成宗大王二十四年本三月十三

日生正德癸酉皇明武宗皇帝八年 中宗大王八年中進士庚辰登文科

歴事中仁明三朝踐敭華顯遂躋崇班為一世所

倚重者首尾三十年嗚呼公之世令已遠矣屢經兵

燹家乘散逸其平日言行事業既不可詳而又其世

閲是非之真久益異辭雜乱沈没無可得而明者念

我先君於公為四代孫而實維宗嫡大為是懼嘗命

不肖子鼎重曰我先祖懿德實行為範於世不幸中

遭禍變擠抑不白百年之後公論已定今不闡明記

述其著名蹟達石琢辭表于神道俾來者得有所考
則非所以揚前烈而飭稱昧將何顏入家廟異日亦
何以見吾祖於地下汝其勉之鼎重奉承勉戒極力
蒐輯盡取其出於野史稗記前人文集與夫一二家
藏所傳錄者而又以族老鄉巷之所傳說參互證質
既數歲而畧成端緒然猶官歷次第內外遷除則闕
而莫詳遽罹愍凶先君棄諸孤鼎重奉諱以來思追
先志間嘗繙閱先王父遺稿乃於故紙中得我高祖
考手筆一本蓋錄公官職終始者也為之披繹感涕
念吾先為其親用其心者若是其至而吾祖之緘封

襲藏若有所待則亦可以見其有望於後也久矣獨恨其所錄者特提其槩而日事時功俱不著焉則亦不得為完篇也玆就諸攷取其信而有徵者次輯成文嗚呼藐爾後孫生晩識陋記聞不該蒐求萬一於散乱殘缺之餘其何以卒有明也謹按高祖考手錄公以辛巳選入承文院權知副正字陞副正字正字遷藝文館檢閱嘉靖壬午帝世綜徨承政院注書坐事謫光州是歲丁贊成公憂丙戌藝文。待教館陞奉教丁亥陞成均館典籍戊子兵曹佐郎吏曹佐郎己丑弘文館修撰知製 教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刑曹

正郎弘文館副校理兼 世子侍講。文學院庚寅承
文院校理吏曹正郎壬辰承文院校檢兵曹正郎通
禮院奉禮司憲府掌令遭彈遞爲成均館直講禮賓
寺正典設寺守家傳公之爲吏曹正郎日沈貞子思
遜介其父有所擅請公不直視思遜嗾銓官左遷公
典設寺守蓋以公呼閔守則與公王父判書公姓名同
音故以此辱之也疑中申彈亦出思遜又拔湖堂賜
暇公名亦在其中而今不知被選在何年癸巳成均
館司成侍講院弼善司宰監正軍資監正出爲義州
牧使陞通政階丙申廣州牧使丁酉工曹參議戶曹

叅議戊申弘文館副提學司諫院大司諫又為副提學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承旨還吏曹叅議己亥陞嘉善階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世傳 中廟御瑞葱臺命諸臣賦詩較射時公以吏曹叅議試兩藝皆居第一 上嘉歎有是命令其詩在文集中辛丑入為僉知中樞府事同知中樞府事廣城府左尹出為平安道觀察使癸卯入為同知中樞府事司憲府大司憲甲辰同知中樞府事刑曹叅判按蘇齋盧公守愼日記 中廟昇遐擇諸臣有文學者撰定行狀大提學成公世昌左叅贊權公撥吏曹判書申公光漢刑

書叅判閔公齊仁吏曹叅議洪公春卿副提學宋公
世珩府是選後再選洪公暹李公潤慶等增至十一
人郎廳應教李公滉檢校詳林公亨秀等十六人分隷
諸公而余隷於閔叅判之兩司劾請謚使宋瓚非其
人且請别選以公代之使還又為刑曹叅判乙巳仁宗
大王元年陞資憲階為大司憲戶曹判書兼同知春秋館
事以入侍忠順堂例錄衛社功還兵曹判書丙午明宗
大王元年還吏曹判書兼同知經筵事弘文館提學藝
文館提學封驪原君丁未遞為知中樞府事陞崇政
階為議政府右賛成兼判義禁府事尋又陞崇祿階

為左贊成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戊申史官安名世以
直書時事被刑權奸議改名世史記公建言安名世
史筆不可改權奸論公每於治逆伸救不已又以名
世庇護逆賊之曲筆為不可改公竝諜言皷動邪議
人聽惑乱士林趍付削勳奪爵公即歸公州儒城之
鄉里已酉七月十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七按野史
中宗元妣曰章敬后尹氏是生 仁宗 繼妃曰文
定后尹氏是生 明宗 章敬之弟任 文定之兄
元老弟元衡也任及元老等互相傾軋猜怨日深造
言交搆怨動宮掖任曰母后必傾東宮指仁宗 元老

曰東宮將加害於大君（指明宗）元衡曰任謀危　國母
尭言悖說無所不至時謂之大小尹及　中廟上賓
仁廟繼陟　明宗以冲年嗣位　文定大妃權同聽
政大臣六卿三司論元老從前造言離間之罪請遠
竄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力主其論強執不
已而任時為刑曹判書　大妃雖勉施付處之律而
元衡等益恨灌仁淑助任而致已既元衡憑依肺腑
擅國用事與李芑鄭順朋林百齡等表裏和附此三
人亦嘗有私怨於灌等必欲中之以禍日夜搆揑惑
亂內聽於是　大妃下密旨于元衡通於兩司長官

除去濯等而西林百齡許磁令囑臺諫大司憲閔齊
仁大司諫金光準與兩司諸官會于中學欲劾濯等
議不一而羅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
李彥忱獻納白仁傑持平金磁閔起文正言金鸞祥
柳希春等遂自劾曰尹任等三人雖有可論之事此
非其時又動於浮言而論之則適足以陷奸計而釀
士禍臣等之見如此莫重之事不即論啓不職甚矣
閔齊仁金光準亦引避院相李彥迪等並請出仕即
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也二十二日李芑許磁鄭順朋
林百齡等詣 闕啓曰有急事請召大臣及兩司長

官大妃與 上出御忠順堂引芑等及大臣六卿
入對芑等請論尹任等三臣罪必欲以撓動 國母
爲任罪案入侍諸臣同辭救解 大妃命寬任罷仁
淑遞灌 命下白獻納仁傑來見公曰今日事不可
不爭願與公同事公曰君言正吾意也但老母在不
敢決耳二十三日獻納白仁傑獨啓曰事雖微細猶
當光明正大使國人皆知之今者尹任等事當議于
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臣直啓
而後 命召卿相以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
之者大失事體況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知

某人以某事被罪而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羅
織遞差而無罪名亦非國家法典之常也元衡以至
親私受密旨相通於宰相請推考大司憲閔齊仁大
司諫金光準以尹任論啓之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為
此事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閔齊仁亦以為然遂不論
此則可矣聞密旨之事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傳令
軍卒是雖出於爲 上慰勞之仁而臺諫之體則掃
如矣執義宋希銓等徒煩辭避未免逡巡請並遞差
大妃答曰禍迫 宗社不得已有密旨而與朝廷議
定也當與朝廷更議處之公見白公之啓稱歎曰仁

傑之言誠確論也終不以斥已介意也(此語亦出牛溪成先生所撰白參贊行狀)是日更命任安置仁淑及灌並竄二十四日命遞兩司長官罷亞長以下官下獻納白仁傑于獄二十八日鄭順朋又上疏請加任等謀危宗社之罪大妃與與　上又出御忠順堂召領中樞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權橃右贊成李彥迪刑曹判書丁玉亨左參贊申光漢大司憲許磁吏曹判書林百齡漢城判尹尹思翼禮曹判書尹漑戶曹判書閔齊仁大司諫羅世纘都承旨宋麒壽假注書柳景深記事官安名世入對　大妃以順朋疏示諸

宰令議任等罪彥迪涕泣請貸諸臣亦皆以好生之
德爲言唯磁及百吟陽救陰徵 大妃手賜三臣等
死且致之族按家藏傳錄安公名世史草曰是教
之下李彥迪丁玉亨尹溉閔齊仁羅世纘等五六人
顔色慘然餘盡喧笑無異平日或有得色者又曰知
經筵事閔齊仁啓曰近來災變甚多臣嘗憂念思其
應災之道不知何爲而感天也定難其時勳彌之後人心
無不危懼士氣亦摧折須知此意安定人心培養士
氣正今日爲治之急務也人心和平然後災變消而
治化成士氣培養然後氣節興而治化出培養之方

固非一二年間所可為即位之初當先以此為念尹任等之罪雖不得不用法而人心危懼有如萬物畏雷霆之威閭閻儒生等至曰讀書何用人心危懼如此〻乃傷和致災之處也安定人心必以忠厚為本人雖有罪犯必須寬恕思所以慰安人心以為和平之本則不久而人心當安定茲非令日之急務乎又曰人情莫不欲壽故至有事佛以禱之者非徒小民所惑居崇高之位者亦莫不然所謂享壽之道無他以仁儉忠信為脩身治國之本則自有眉壽無疆諸福荐臻之慶矣時大妃為上祈福盛張佛事故以此激動冀其感悟也又曰

豈必罪人而後定人心哉進君子退小人則人心自定此宗社無疆之休也經帷之上發此言惟閔齋仁一人而已蓋自三臣死後誣獄連起羅織日甚公力不能救乾然憂傷每對人言曰無辜而被戮者多變異之作良以此也吾常欲不顧一身而惟老母在耳又當作詩送人（送仁甫觀察嶺南令不知為誰）曰人事日千緒紛然常是非亡身惟母在許國與心違已被當時譏應貽後世譏含懷為誰語嘿嘿送君歸蓋公常以不能爭之於始為終身之悔此其述懷之作也既而史官妄名世以直書乙巳以後時事號刑及其議改名世

所記史事公乃力言於朝曰安名世史筆不可改時權奸當國威福自專人莫敢異而公在朝獨持清議一時士望蔚然向之於是諸奸駭怒謀欲害公按家藏傳錄當時史草曰左議政尹仁鏡兵曹判書黃憲右贊成沈連源左參贊任權右參贊金光準吏曹判書尹元衡同知中樞府事崔演禮曹判書李薇工曹判書宋世珩等會于賓廳辟人密議草啓封署以入曰亂逆之罪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雖枝附葉從者固宜痛繩以律不可以仁柔治之左贊成閔齊仁自除逆之後每爲仁柔之論臣等知此論終必有弊

於國家第以勳臣之故只禁抑其論而已至于今日
尚執迷不回乃曰受罪者多故災變不止年運不登
且以安名世所書史記為不可改士林之趨慕者皆
以此論為是因作邪謀紛紜不靖至於處侍從之列
者不畏國法有伸救逆賊之議此指尹潔人心士習日趨
於不正此為根柢所關非輕當此之時不可不明辨
好惡是非請罷其職以定人心　大妃與　上出御
思政殿即命仁鏡等入對　大妃教曰所啓之事至
為駭愕方今　主上幼沖予以寡德當國凡國家之
事專恃朝廷大臣矣豈料為國勳臣者反為如是之

邪論哉自古不道之君枉殺無辜如廢朝(燕山君)極矣
而歲多豊登　中宗之世治尚寬仁而凶歉相仍至
于去年遭此大飢是豈邪逆類之所致乎當此之時
為勳臣者固當盡心竭力與同休戚以鎮國勢以定
人心而反為如是之論使是非混淆豈不痛心安名
世所書褒揚逆賊之辭所謂甚大尋常史筆不可傳
誤況如此大關之事乎其不可改之言尤不知何意
也此人常於經席惓、以仁政為言意謂導君之道
當如是也豈料其意之有所在歟仁鏡曰定罪大逆
雖不明白直無異論是爲逆賊之事千古所無其為

兇謀非一朝一夕始謀於 潛邸之時終謀於 即位之初其爲兇逆非一歲矣閔齊仁性本執拗常於逆類之罪之事起其過重人心因此而一誤則國事將誤臣等知其如是而不可不 啓故共議以 啓其罪則不止於罷而以勳臣之故斟酌末減矣憲曰近來人心士習之誤有由然矣自趙光祖誤其一時之人心雖不學者如爲詭激之論則便皆受職故迷劣之人見其如是皆以爲立身之道舉在是耳及其見敗之後猶以其事爲是至于丁酉其習復作 仁宗大王好善而此等人自謂可以得志於是詭激之

習大成不解一字而自以為國家大事我何自當之
仁廟昇遐不逞之徒不得享年之不永惟恨所欲之
不成遂懷憤心以怨時事閔廟仁常好己所之事故
推重於士林彼裳一言人輒誇張視其誇張不知自
止至於裳言曰念及時事仰屋長歎者累矣常欲不
顧一身而惟以老母在身且聞鍾樓掛榜多書口不
可道之言人心之惡莫甚於此時臣等不能安寢自
上須知此意務鎮人心　大妃曰匿名書事不勝駭
愕人心強暴一至此乎我不敢知　主上不當立而
立乎逆賊不當罷而罷乎位高勳臣其所以長歎者

何意耶連源曰閔齊仁自是所見故其所立議多有誤向逆者之事光明正大無一毫可起而反人心不靖多有雜言至於掛榜街路者亦有之未知其由也近夫異議人猶惑之况位高之人衆所具瞻者乎元衡曰閔齊仁性本慈祥故凡於逆罪每欲輕從儕輩指爲慈悲僧頃者逆罪之事每以爲過重朋附成其誤而大臣亦嘗戒責尚且執迷不回自是已見不信人春演曰寬仁人主之美德然不可施之於亂賊之人也閔齊仁之勸行仁政總論君德則可矣若施諸亂賊則大有誤矣議論如是故士林推重指爲忠厚其

流之弊至於是非不明好惡相易世衍曰名臣〔世〕以史官而復揚逆賊尹潔以侍從而稱贊名世萱逆之罪甚於逆賊士林之間連有此事寧不駭愕閔齊仁自以博覽多識人莫我如自是所見言論多誤是日入侍諸臣同辭共斥必欲加以重律而憲穢光準則左欲推究掛榜之事以造禍端　大妃遂允罷職之請於是大司憲丁應斗大司諫陳復昌執義李鐸司諫沈逢源掌令姜偉金澍持平李瑛鄭浚獻納李致正言閔箕沈守慶等合司啓之曰自乙巳年定罪之後闡乙逆之狀昭著無疑而人心尚且不靖邪論久而不

止為勳臣者所當明辨逆順以鎮人心扶持國勢與
同休戚而左贊成閔齊仁在勳臣之列據崇班之上
每於追罪逆賊之時多發伸救之議至以為人乃天
之赤子而多殺赤子豈無天怒乎灾變不止年運不
登皆由於此云黨逆者亦可視以赤子而不之罪乎
且以安名世庇護逆賊之曲筆為不可改公然發議
使人心不定烏在其為勳臣乎其鼓動邪議眩惑人
聽之罪決不可只罷其職請削奪勳爵遠竄閔齊仁
為士林所推仰湏日李芑被駁罷相皆望以齊仁代
之宰相之意與士林不同竟不果至是被罪人皆惜

之又按野史曰閔齊仁以伸救士類得罪謫。公州居上
衣食不能自給吏曹判書許磁聞之以其弟齊英除
唐津縣監蓋爲齊仁有所賴也奸黨御之遂嗾大司
憲陳復昌司諫李無疆等擧此劾磁公旣歸鄕里日
以泉石嘯咏爲樂登臯臨流隨意成趣若將終身然
其愛君憂時之心亦未嘗一日忘嘗作歌一闋有時
自唱遣懷其辭多用諺音不可書傳而蓋托意於蒲
湘之竹擬作倚天之箒盡掃蔽日浮雲而時事日變
終恐不可得云公沒十餘年元兇伏辜公議稍稍伸復
振及我 宣祖大王卽位大明黜涉追罪當時媒孽

之臣盡雪諸臣受枉之冤既　命宣諭中外且還所
削官爵以直之昔公秩居崇祿以曾授一階由勳而
得併勳已削故令復崇政階官號如舊公天資仁厚
容儀秀美溫然其色儼然其表衷心以正出言以和
見之者無不愛慕聽之者無不悅服氣槩豪邁膂力
絕人善歌咏能射御旁通雜藝無不精詣然亦謙恭
自晦世無知者之幼時先贊成公命題作文文成奬
之曰汝文不凡終成大手宜自勉公遂閉帷讀書者
幾十年其刻志勤苦如此嘗作白馬江賦一時膾炙
譚者以為近世文人所不及華使求見東國名作以

是篇與之讀而歎曰當與古騷并抗也性愛山水年十七八遍遊楓岳香爐俗離方丈諸名山窮探極觀詩詠成軸文章日富公涵濡庭訓儒雅自飭常慕趙靜菴諸賢激仰感奮逮公筮仕己卯之禍已作矣人皆怵惕以為公戒獨誠心尊信至老不衰好兇搆罪之辭曰有閔某常慕己卯之人故見重於士類公之文集序亦云樂善愛士常慕己卯諸賢一時輩流咸推為偉人皆記實也其居家有至行既喪贊成公偏奉大夫人者二十八年無異志忠養如一日焉伏節西壯皆奉板輿盛陳娛樂之具以致其歡與弟齋英友

爰篤至慼其有疾為築別墅便其調息又買田宅以
立產業至今其後裔賴以為生而公之子孫則無立
錐之地孤寒遠族嫁娶不能以時者皆割俸以資之
常曰奴僕亦人爾不可待之太薄戒子弟不得輒加
罵詈嘗使令則皆呼名而不用這廝等語其奉使
天朝子弟有侍行者一日呼人太遽公止之曰吾受
命以行自州牧郡縣之長莫不來迎俟我動止恒勿
卒意肆氣以增吾過也常所飲食未嘗遺其餘曰嘗
食宜先量吾飢飽而為之節食之餘吾口所汚不可
使人食若棄之則殄天物也世傳公在関西惠施最

久一路士民愛戴如父母作歌謠以頌德至今村巷
之間多傳其遺曲又傳公至誠待人存心愛物見人
飢寒困窮必極力救濟藹然有惻怛之意世皆慕公
之德以至窮愚下賤莫不聞風感服以故乞子輩時
公出入羣羣爲羣環匝軺車公必携而個各賑其飢
每遇荒歲朝廷必舉公管賑公之管賑也日必晨起赴
衙親嘗糜粥察其稀稠汚潔任使使者亦皆承意致
謹所生活不可勝記一日公於道傍見良尸兩足微
動知其有生氣命從者舁致救護終得甦活公在清
州鄉廬愛立巖奇秀因以自號在京第亦愛寒泉幽

勝結一小構日夕逍遥以自娛泉在西郭盤松坊其
自守澹泊家居靜穆若布衣寒士平生好讀書沉潛
經史未嘗少倦晩喜諸孟每於公退輒閒卷玩繹或
至夜分其為文渾厚平整不事浮艷之態亦不鉤棘
章句以自為高務盡事情而自然中律李容齋荇於
文少許可獨深許公如鄭士龍雲卿穗世讓彥謙亦
推公為不可及在兩館日久事大文字多出公手乙
巳王行人之來代申駱峯光漢為遠接使以病不果
行公之所述作屢經兵亂散失殆盡有立巖集六篇
行于世始公歿葬于懷德縣北三政洞先瀧之次後

遷于楊州平丘驛西北七里鳴牛里酉坐卯向之原其配曰貞敬夫人固城李氏麗朝名相嵒之後右議政諱原四代孫也祖諱陸郡守考諱岣縣令事舅姑以孝佐君子無違德又以善幹家事見稱親黨後公五年而卒壽六十一祔公墓之左有男四人曰思容曰思寬曰思安曰思宣側室子二人曰思寔曰思宜思容生員仕爲文川郡守生八男有三女男曰汝健長興庫令汝回俊贈戶曹正郎曰汝信文科兵曹正郎曰汝係曰汝任魁進士登文科官至工曹參判曰汝儉文科官至府使階嘉善曰汝信曰汝佑女三人士

人尹起莘慶遂縣監李亘兄其婿也汝健無子以弟
汝俊第二子機爲後文科官至慶州府尹以清節聞
於世一女弘文舘應教蔡慶先機生一男曰光勳文
科壯元江原道觀察使二女禁府都事尹昌遠大司
憲趙錫胤光勳生三男曰蓍重生員壯元典設司別
檢曰鼎重文科壯元禮曹叅議曰維重文科弘文舘
校理三女弘文舘應教李延年進士洪萬衡士人鄭
善衍蓍重之男曰鎮夏曰鎮周餘幼鼎重之男曰鎮
長維重有一男幼汝俊生三男曰構進士次即府尹
公也曰根教官一女叅奉權與構無子以光尹爲後

進士司贍寺直長生五男曰毅重曰誠重曰明重曰
甬重曰秉重三女士人韓世範任書李夏士人李萬
宣汝信無子以根為後生五男曰光煜監察曰光尹
曰光熽曰光燧曰光烒二女士人金得升縣監洪宇
紀光煋生三男曰衡重曰華重曰台重一女學諭田
續汝保無子以楷為後楷生一男曰光前三女士人
金瓚鄭塾韓振源汝任生三男曰枬進士社稷署令
曰樿二女士人鄭幼清叅奉李檠光枬生四男曰光
爀別提曰光烜曰光爚曰光煊一女士人宋奎淵光
爀生三男曰致重曰就重曰恭重三女士人金鼎恭

宋國憲洪蓋致重有二子幼光爚生一男曰宋重二
女士人崔楠柳南極光煊生三男曰廣重餘幼二女
士人朴元慶次幼檡無子以光炡為後生五男曰自
重曰震重曰彥重曰輔重曰蓋重三女士人李壽長
崔俊昌次幼汝儉生三男曰枰曰楷曰桓二女府使
鄭弘任縣監南斗華枰生三男曰光晨曰光暹曰光
昱一女士人慶寔光晨一女士人權親光暹生五男
曰厚重曰安重餘幼四女士人李世馨餘幼光昱生
五男曰元重曰慶重餘幼汝信生一男曰檀無子以
光熿為後文科持平生二男曰顯重曰處重三女進

士李德岭士人朴来胄沈思冲顯重生二男曰鎮維
曰鎮紀汝佑無子以梪爲後生貟禁府都事生一男
曰光旻一女縣監沈光泗光旻生四男曰德重行重
徵重餘幼思寬奉事生一男曰汝雲縣令一女吏曹
叅議陳寔汝雲生三男曰格曰楫曰檍武科宣傳官
楫生一男曰光烱一女郡守李濂檍生一男曰光煇
一女士人權縞思安縣令生一男曰汝慶文科兵曹
叅判二女士人李矗趙琮汝慶生四男曰植部將曰
梘曰橋曰棣武科以嶺南節度使赴丙子亂死南漢
城下三女同知朴顔賢兵曹正郎柳昌文士人李逅

植生一男曰光爔楮生一男曰光燁棣生一男曰光
烈主簿二女正郎李會源府使睦林奇光烈生三男
曰宗重曰相重曰榮重二女士人申墺許槩思宣縣監
察生三男曰汝忠僉知曰汝恕叅奉曰汝憲汝忠生
二男曰㭾縣監曰橿四女主簿且希慶經歷卞有憲
士人朴好成縣監李時白㭾生六男曰光燦曰光燠
武科曰光炫曰光焜察訪曰光炦曰光煥一女士人
擧應源光燦生一女士人李爗盐光燠生二男曰義
重曰禮重一女縣監鄭慶源義重生一男曰鎮磬光
焜生三男曰世重曰益重曰胤重光熳焌無子以益重

為後光煥生一男二女皆幼汝恕生二女洗馬尹琉士人柳汝慄妾子曰樑無子取汝忠妾子樑之子光老為後生五男曰以重餘幼汝恩生二男曰栝武科曰栢栝一女士人韓應旭栢生五男曰光瑀曰光瑁曰光瑚曰光珌曰光煜二女士人尹承緒趙胤豪思寰羽林衛生二男曰汝虎員勇力有氣節壬辰之亂扈駕西行累衝賊陣所獲甚多卒死於敵 宣廟嘉之 特贈兵曹參判曰汝良一女萬戶崔世寧汝良生一男曰梯一女同知安孝達梯生一男曰光謙光謙生三男曰鳴世餘幼公之後今五六世而益蕃衍

尚能遵守家法不敢違背世之稱清白謹厚者必曰
閔氏亦可見公之有所遺於子孫也其外孫爲尤衆
不可悉記舉今顯于朝者則承政院右承旨蔡忠元
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蔡裕後長興庫令汝徤之
孫及曾孫也司諫院大司諫李尚眞工曹參判汝任
之孫也嗚呼公以文學德望遭逢 三聖內贊帷幄
外典藩維其輔理文猷勤宣之勞可以耀當世而垂
後世者豈可一二數哉良史之記石室之藏必詳必
謹而顧今歲月既久遺記籍無徵其居家行誼立朝事
蹟皆將泯泯然無傳焉則其爲後世孫之慨恨爲何如

哉惟辛乙巳一事家有所傳畧具本末當禍之初起也公之不能顯言力爭者徒以老母在耳若其本心之隱痛憤惋不能自抑者終至於衝口而發倡言於朝冒觸危機擯斥困厄以之沒身而無所悔則公之心事於是乎可見矣每公名世其時史官之以直筆取禍者而特書公當日事甚詳尹仁鏡諸奸方與元老締結構禍排擯異己而其所列舉論請彰成罪案者實公惓惓於平日寧甘獲罪而不避者則公之終始亦不患於無所考矣謹按公之德業名位法當立碑顯刻以詔來世而況我先人所以遺付勉戒之

者又如彼孤露餘生嬛〻啣哀俯仰今昔追遠感慕
懼無以承訓述志慰吾親泉下之望用敢再就舊錄
粗加整齊以謹告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哀憐而
採擇焉崇禎辛丑丑三月日五代孫鼎重涕泣謹狀

寄齋雜說 朴東亮撰

丁酉歲　中廟密謂刑曹判書尹任曰爾欲廢中宮云然耶任曰此必安老之計也安老欲害不相好者則必以保護東宮為言先䟦起大獄次驅諸人入其中安老不去此禍不止願亟除之　上曰非爾無可除者任遂與大司憲梁淵圖之梁曰非親見　上旨不可遂以前後之旨示之且曰公猶以為疑則啓日當為政以承旨為右尹以執義為承旨以此為左驗也約既定梁會兩司官于中學曰有大事可論皆曰何事也梁曰吾當搆草第少待之蓋覘安老子禔娶

寄雜 除金安老

蔡無擇堂叔一云季父

妻之日安老方會客于萬無他疑也俄有吏曰今日政事命下矣多官待其出草梁托以腹痛輒書輒抹俄又告曰承旨某丨特陞為右尹矣梁又起如廁故遲〻待之俄又告曰執義為承旨而去矣執義蔡洛乃安老族黨也於是即探囊出草曰老夫有所受諸公勿疑也遂一啓而蔡丨洗自古去小人非先回天意則百發百敗勢所然矣宋之王曾去丁謂衆論快之當不時以為不正若梁公所經營雖與王文正為有間不顧一身能去宗社之禍者有不可一以清議責之也

谿谷撰權相國行狀甲辰 中廟昇遐公爲 國葬郞廳坐事奪職

時復敍拜繕工副正 仁廟昇遐又爲山陵郞廳陞掌樂院正又按狀舍

而㝡在 仁廟東宮時又狀再授弼善以若再擬是則乙巳大澗時

帶副正又非再任舍人則安得持公事詣相弼此錄出於朴公東亮歷

舊聞而兵燹之後

況卒哭有日 仁廟毀戚愈至饘粥未有 命令羣臣三庭

執喪逾制日就難全

延請咸集于昌德宮之西庭 上意猶堅外答諄諄閤示不可動之意哭泣之哀飲歠之要與始

哀無異羣情惘惘罔知計所出有議特推入外留守內反覆悲

訴上下皇皇情狀以非常異動 上意萬一若回兩司首員無聽而來議

責於政府而諸大官皆同之 游軒集本

兵曹佐郎尹春年上疏曰敦寧都正尹元老汎濫多
氣好弄朝權請早除之以安國命家會大臣二品以
上於賓廳議之李忠正公浚慶以工曹叅判在二品
之末或言具法正刑可也或言不可緩也即於諸會
處撲殺之可也或言刑物預具可也公曰安有國
母在上而無端殺其弟乎況未有顯罪而撲殺士大
夫可乎决不可為也蓋國論已定於外而公之言如
此衆議遂沮只論以賜死而罷然諸宰相莫不歸咎
於公曰使 宗社罪人失刑面面相視為公甚危之
公謹見一宰呼相與同行乃若不聞終亦避去公言
寄雜 除尹元老

平生無惧當日氣色懔懔然殊可惧也

仁宗

仁廟大漸之日權政丞轍以舍人持公事詣二相及尹

任則亏於大明殿上脫團領卧寢不覺涕泚而退也

鄭北窓礦與内醫諸提調入診則上已奄奄而獨

尹與仁一人在側扶腋而坐人莫不駭視以為大禍

不遠也　仁廟賓天尹任柳灌柳仁淑或黜或竄或

遷而已林高善既忝北門之啓外(林九齡)祖(寄齋朴東亮外祖林九齡)以

其季弟為禁火司別提而先妣年纔十五常在其側

頗記一二語云尹元衡以禮曹忝議短小不揚常訪

嵩善於外祖第繼有大司憲閔齋仁來訪則尹自後
門避去不相見也嵩善又嘗招柳希春則輒稱病不
來蓋為功親而與丁璜盧守慎為友故也嵩善每歎
曰得無不免乎又有柳灌柳仁淑潜言大君有眼疾
不可立之語又有尹興仁抱上腰請立桂林君
仁廟掉頭曰有大君在決不可為也之語其後毛𢹂
李德應之招署與相同又有彼輩卒壯士先殺北門
諸宰次舉大事之語故外祖方直禁火司聞有人馬
聲輒提燈槃當門而立擬為迎擊之計如此者非一
不知何物奸鬼先此飛語次投封書以實之又為恐
寄雜 林百齡邪說

動之語使人ゝ不得自安不測之禍爲將出於朝夕雖以當事諸宰亦在誘貨之中不卞眞僞而意有是事甚者則因其說售其私遂成近斬伐之禍吁可痛矣或云安世遇寶城守所造云

明宗

余嘗得見安名世史記及供辭史記只記其三條供辭多不記一曰尹任等已死註曰梓宮在殯一日殺三大臣初則曰其心不安只可罷遞後則曰謀危宗社果可以服人心乎二曰　王大妃曰如白仁傑輩註曰辭甚厲愿之三註曰諸臣之在　上前者爭言

自在潛邸時極其推仰常有願死之心犀言雜起口
之鈍者或爲利口所奪而獨兵曹判書李芑嘿無一
言蓋以首事之人爲無以加云及正郞韓智遠徼之
以發其史記遂就鞫獄供曰臣與李德應性品各異
臣則孱弱德應則多氣同在山寺日臣以孱生故臣
亦厭其多氣不取也及同爲及第德應家設齋馬首
而臣則不往以此任亦悪之絶無往来相識之分安
有庇護逆賊之理史記則不過記其一時所見而已
及見德應之招然後始知其爲逆賊矣豈敢知情而
故爲庇護哉李芑亦以辭明義直欲活之願議諸推

官而業已承服遂取結案臨刑其友安自裕飲之酒以訣名世曰好在仍顧謂家人曰勿教子讀書有二子千之百之皆不知一字云

「金河西獜厚文章學術為一世所推嘗以玉堂兼春坊特被　中仁二聖恩遇為親乞縣之日值二聖繼陟因棄官還鄉遂稱蹇澀不出戶庭常以六月晦前至七月之痛飲沈醉一切不省人事有時痛哭悲悼不自勝蓋有至痛於　仁廟上賓之日而為難言也

「林牧使亨秀倜儻有氣節能文章善騎射一時以文武全才許之乙巳以後為權兇所忤自副提學出為

濟州牧使莅舡之日風浪不順雖舟人皆縮入不敢出頭公上舡橫走自此至彼數遍而猶不止篙工意抱之曰此外卽彼生也何輕視也公笑曰唉我豈止此而死者乎未幾罷還俄有賜死之命具衣冠拜於庭與老母永訣出就死陽〻若平昔引藥跪飲有一奴飲泣進安酒公卻之曰香徒用罰亦不許安酒此何酒耶怡然盡

寄雜

「林萬善百齡許判書磁當初同參忠順堂之對謂以任等不自安遂罷灌仁淑竄任而已厥後因鄭順朋之疏遂以謀危宗社論以逆謀正刑錄勳之後頗有

金疇學 林亨秀 林百齡

仲救士類之意至曰謀危宗社罪名過重磔則常曰
我不免小人矣且論陳復昌反為尹元衡所劾而竄
死萬善則未幾赴京都卒林亨秀在濟州聞之訃痛
哭曰斯人死我其死矣蓋常保護只使謫窟也洪判
書曇曰亦吾為舍人嘗於闕庭之會在外幕聞之萬
善言近日治獄與當初本意漸漸須異此何為哉人
心其可服乎云若使萬善久在其受禍必不下於許
判書云矣
仁廟賓天大臣以崔輔漢差守陵官輔漢自愬往
見大臣乃改之骨出示之曰羸瘠如此而能勝三年

喪乎哀慼不已大臣乃改之有一臺諫將論輔漢隱過白叅賛仁傑為持平止之曰此雖非公議所許之人不近情理之説横加於人甚不可也以此獲免乎生感之乙巳密旨之公獨啓之至以大司憲閔齊仁為有同傳令軍卒 文定盛怒禍將不測輔漢方為同知義禁終始力救止付處而已公初非有意於救崔而彼之為恩至於刻骨君子一言之恵亦大矣

金叅判鸞祥乙巳名士也嘗以正言在家大司憲閔齊仁在洞内年紀絶高而善類誅殺之後自知為年少清論所不與常不安於心一日赴仕歷入金公家

先授名緘儀有一少婢持而出曰方梳頭姑立門内
閔大慚恚即命還家歎曰我爲人所挽不忍一朝之
死終見辱於隣里少年尚誰咎哉閔陞二相常自憤
恨對人歎曰當初只欲黜任而已豈知轉輾至此乎
録勳論賞豈不愧乎語洩削勳奪其官爵
乙巳録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呻
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
能搆思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窘急之患崔遂代製申
既録勳之後所分逆賊子孫及奴婢等皆許自便行
止一切不使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平生以歇

後淂名而處事如此人所不可及也公酷耽文翰不事計活有碩奴不脩貢乃以詩製送曰平海郡居奴莫同年〻身貢聽如聾官威担致非難事須趂明年二月中嘗爲刑曹判書不能卞决罪人多滯獄不能究請加造典獄一時譏之以此揆彼歇後之中亦極善處人固可以一槩論哉

李大憲瀣退溪先生之兄也性敢於有爲嘗以功名自許李芑 仁廟初新除右相公劾之遂之而止貽書責以一向恬退何時展盡平生所學耶退溪亦貽書勸其還鄉自守有忠州徙民崔賀孫者竊取一鄉

品官鄉會名目將上变為人所捕告邑倅李致轉報
監司公以監司命刑之遂鶩李洪男嘗有嫌於公乃
嗾臺諫誘以滅口獲逆拿公下獄受道死時方盛夏
尸體靡爛自古受禍之慘未有如此者退溪先生長
往之意盖於是乎益浩然不回矣
國法式年文科則取三十三人武科則取二十八人
如有恩賜〻直赴 殿試之命者則數外加參乃添
例生員朴謹元以太學生見忤於元衡壬子式年講
經謹元居末元衡嗾臺諫以式年只取三十三人乃
國典也既有直赴 殿試之人則已滿其數不可更

加一人請依法削其一人論之逾月而盖知謹元不附己也其後爲翰林頻書其悪同官惧其有禍盡抹去之謹元再書其人又抹之書曰上官自有所見謹元又書之書曰下官亦有所見竟不從謹元之父爲江華府使以親病受由歸覲凡在官者必護親病呈告受由亦流例也元衡又嗾臺諫論之曰翰林朴謹元以無病之父爲有病至於呈辞受由是欺君也以無病之父爲有病而欲爲往來遊衍之計是不孝也請削仕版謹元傾危本無可取之端而終始請顕元衡有以成就之也

寄雜 朴謹元 元衡

吏曹判書尹春年門無雜客時〻邀山人如休靜者引乾艸堂爲山水談常若遺世出塵之思注擬之際必用清名之士廣置臺閣雖有一二權奸鷹犬廁於其間而士類洽然稱謂清論之人實不知盡囿於籠絡之中嗚呼自在郎署承弟之嗾殺其兄以取美爵内與潛結外持公論以爲欺世地一世或可欺後世其可欺乎

文定王后嘗與諸功臣夫人設宴於後苑雖寡夫人並許入參 文定先插花以次勸之林蒿善夫人低首不應 文定諭曰諸功臣義同一家今欲與諸夫人

穩叙同事之意予亦未已人猶自先揮以爲從容歡洽之地夫人不可不勉循之也必以不敢稱之固辭竟不從蓋其天性嚴厲有若男子　文定極其厚待而亦甚憚之

凡宰臣請謚者將一家所錄或師友所撰行狀投呈于奉常寺其頭辭曰某官某爲請謚事奉常寺送于吏曹考勳司取考平生所歷官階並行狀送于弘文舘撰其謚備三員以落點後弘文舘吏曹會同奉常寺方撰謚議送于兩司議政府署經烏林嵩善賜謚曰昭夷謚法容貌端雅曰昭舉止安詳曰夷　文定

震怒同叅議諡三司官並令罷職弘文舘則應教朴淳也吏曹則佐郎朴謹元歆以非色郎求免公議籍〻竟亦罷遂使改諡三司方議于奉常寺叅奉張應禎出曰此諡之定恐非難也僉曰何如也曰愚意文正公最為合當也無不竊笑之亦被論罷然終以文忠改之也

尹之任

有明朝鮮國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兼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坡山府院君 贈謚靖平尹公神
道碑

惟 皇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四月初九日領敦寧坡
山府院君尹公諱之任告掃先塋將發疾作第五日
卒于第用是年六月十一日葬于交河尾州洞艮坐
坤向之原殯于夫人之墓側于先大人之兆其孤使
来謁碑於余〻於尹氏頗詳其世自先王父以上名
位勲業與公之孝友仁信已於誌錄十八九謹刪取

尹之任碑

其辭曰嗚呼凡公卿大夫二三世嗣有祿食者小遠
十世數十世而不替者非但罕於今求之古亦不多
得而尹氏之行於世自我東方有君歷三國至高麗
統三韓有名　　　佐太祖策封三韓功臣子　　亦
為功臣　　子　　孫　　皆為僕射　　之子
歷事肅睿二宗拓女真之地為吾州滌左衽之穢為
吾民考先春公嶮二碑可知其身兼將相功冠于世
卒於太師門下侍中鈴平縣開國伯有子五人而
尤顯仕至政堂文學兼判戶兵部事謚文康子
為兵部侍郎平章事是生西京留守　子

為尚書左僕射翰林學士子　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子　為三重大匡鈴平君子　為版圖判書子
為判中樞府事謚貞靖　贈領議政乃我　貞熹王
后考也子　為右議政坡川府院君謚襄平是生
刑曹判書　謚恭襄子　為内資判官　贈領敦
寧實公之考而文忠公鄭　曽孫監察濟之女是
公之妣也公生於成化乙未年十一喪考其秉禮畧
似成人長能學以官不下人必於友後果以　王妣
父目掌苑署別提超授敦寧都正尋陞領敦寧五管
摠府且提數司人無[illegible][illegible]者庚辰丁外憂過哀成疾

君之任碑
訾

其卒以此痛哉然公之在世享大榮慶者非一當
王妃冊封之初 上始行親迎納綵與徵與幣公皆
親受 詔書聳人耳目寔前世所未講之盛禮自古
外戚鮮克由學以進而公勉于詩禮律己儒素季子
元衎最篤於學早擢大科設慶之日在朝名公卿盡
簪賀席塡門溢途亦戚里前所未聞之大慶且富貴
難多男難子多孫亦難一身三難公實有及焉訃聞
上震悼輟朝市賻贈倍式至降 御製遣中官別祭
其辭曰惟靈松竹其操氷玉其質世襲貂蟬在卿燁
爀畜祥毓慶乃生 賢妃爲國元舅光生門楣福履

所華宜享頤期如何一疾遽至於斯初聞訃音將信
將疑天奪之速慟結中情已矣於世空想儀形乃遣
中官恭賁菲儀靈其有知冀一歆之宸章爛熳　聖
情昭回此又臣子未敢望萬一於君上者也其生榮
死哀俱到其極十九世冠冕皆公卿達官無非罕古
而稀今者也豈專才望有以致此千百年積德愈久
而有餘慶也公之夫人觀察使李德崇之女亦世之
望士之表也有五子曰司評元凱曰流馬元亮曰縣
令元弼曰司評元老曰注書元衡有二女次則　中
宮誕三公主一大君長懿惠下嫁清原尉韓景祿次

孝順定婚于綾原尉具思顏季與大君幼孫男曰紀
曰綱女曰具潤之配郎元凱娶僉知李儁女出曰紹
曰纘曰繳郎元亮娶縣令張日就女出有女幼曰綸
曰綈曰繪曰緝郎元弼娶縣監鄭纘女出曰紌郎元
老娶主簿李亮女出一女幼公於側室又有四子曰
支孫庶孫傍孫低孫有女幼振々詵々華于德門繼
此而往福慶袞々必不止於先十九世而已何其盛
乎銘曰噫少孤尚私泮闈夢龍迺天祿逕先休聯華
轂馬氏蘭楊芬郁萬石君謹愿足獨當年遺茲酷
天章下珠滿斛情禮至神應哭國庇葵沒餘福灼靈

龜獲貞卜爻之山艮之麓側先塋次昭穆封若堂得
宿澤未艾慶長毓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李思
鈞撰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尹安仁書

（李氏當是郭氏之誤）

玉蓮傳

玉蓮者尹贊成　婢貌美而艶性頴慧絶倫爲贊成所鍾愛　明廟初載壬人鄭順朋承尹元衡唆蹴誣尹　送並柳灌柳仁淑等殺之一時善類無一免即乙巳士禍也順朋等錄衛社勳籍禍家分賞諸功臣尹　家隷順朋　夫人李氏及諸婢僕往役爲玉蓮時年十三歲服而從順朋一見大悅置左右給使令蓮小心勤敏不憚曉夜先意承奉如影響順朋家庭使李夫人督日役至喂馬剉杵見者莫不嗟憐而蓮在堂上見顛仆不勝役輒詈之曰老汝亦爲人婢乃

令知為人婢之難乎開口說前時苛刻狀不已由是順朋夫妻益信之不疑獨順朋子此窓礦謂其父曰相其貌非背舊主者聽其言多可疑頗大人莫近之順朋不聽一日順朋使蓮薦寝蓮拂衣出泣訴于順朋妻曰婢今死矣順朋妻問其故曰婢以送家隷受夫人厚愛期以死圖報不意俄者老爺有所命若承命罪當死於夫人不承命罪當死於老爺等死之於夫人前以暴逼之於夫人嗚咽欲自刎順朋妻遽止之曰不足從命足矣何須死招順朋讓之順朋惻其悍竟不敢狎然愛重寵信去愈篤物無巨細皆委任爲

順朋有内賜玉樽一雙珍惜之不離案上蓮偷藏之以失白順朋順朋怒詰諸奴僕諸奴僕曰案上樽非堂下使役者知惟玉蓮常侍案失偷皆玉蓮罪蓮泣以告曰秋毫無敢欺老爺所燭也况寶樽乎苟欲偷金銀珠翠莫非一擧手間安用此無用之樽乎婢之罪婢自知之以婢之踈賤猥得近幸寵任冠諸婢猜疾譏慝之来固自取也乞賜死俾暴枉究順朋夫妻齊聲曰然〻爾言是也於是杖諸奴僕曰豈有玉蓮而爲盜者是汝狗輩故偷之將以嫁禍於玉蓮明矣終日按竟不究先是順朋有寵傔日與蓮周旋於一

堂中慕悦蓮才色畏順朋莫敢挑蓮揣知之潜與私
情愛甚密是日乘間泣謂僬曰吾二人事將泄矣泄
將禍不測僬大驚曰何故蓮曰子不見玉樽事乎人
欲甘心於我無形之盗而恚間擠陥之如此况自孽
不可逃吾二人之受人疑久矣不日必有訐之者僬
曰然則將奈何曰吾有一計只在君乎東僬曰計安
出曰苟得玉樽在處使主人知吾受枉者雖隱情有
訐亦歸讒間已矣僬曰妙哉得玉樽奈何曰非詛不
可得須求死人骨數節方行君其爲之僬驚縮曰難
難〻不可得蓮嚬然怒曰苟吾求生〻人骨且可爲

冤死者乎早知君至此庸儒寧容托吾身因自語曰已矣計不售與露惡名束手死寧自首以自活吾將告汝強刼戒僞惶恐曰第嵒之後數日果得以遺蓮蓮遂切之碎之埋之房堗户牖又雜置衣服飲食中呪祝如法未逾歲果順朋夫妻首先死子孫奴婢繼之病皆同其症獨順朋末子古玉礎免而覺其有~~出示~~祟庭聚諸奴婢而將殺之時蓮持箒在順朋遂所徐言而出曰餘人無罪不須問吾且言之詳汝父殺吾主吾讎也吾有所施其驗耶吾既殺汝父汝母汝兄讎已報矣死不憾矣吾當往從吾主于地下言訖取懷

中刃自刎而死　宣廟丁丑因栗谷李先生疏削元
衡順朋勳復尹柳仁淑柳灌等爵尹氏家寫玉蓮
像掛李夫人祠宇下三日及四時爲之祭爲
按玉蓮報仇首末盖有諺錄行于世其貞忠義烈合
爲太史氏揄揚以不朽其名恐諺錄易湮滅傳不壽
玆齜作小傳以資後之史家採擇而毋遺焉李芝峯
類說云柳灌婢甲分籍於順朋家爲其主報仇柳於
于野談云柳仁淑婢分籍於順朋家爲其主報仇猗
其事一與玉蓮相似也豈非一人而諺錄與二公所
記自各異歟柳一玉蓮也類說之名甲爲其甲之稱

而二公俱失其名歟然則謗錄曰尹贇成婢類說曰
柳相公婢野談曰柳贇成婢何也豈謗錄誤而二公所
記者信歟然則何其事之詳略有不同也又何二公
所記皆小史也而有二柳之名不同也嘗稽重峰趙
先生封事有曰尹　妻及家舍分籍於宋棋壽豈謗
錄因訛而不足信歟抑尹之婢僕獨隸於順朋歟抑
逃矣無得以為下可恨也已雖然之三說也以婢而
報主仇殺順朋者信有之矣尹柳之婢玉蓮之名復
何必下之哉申象村歟言云丁未閒鄭彥慤以良才
驛壁書上變殺乙巳餘人已而除副學赴朝馬驚墮

自

下而足未及脫蹬馬且馳且蹂皮肉成泥而斃諺傳之馬也即尹贅成所乘乙巳沒入良才驛者雖無載籍可以考信然馬亦為其主報仇儘異哉古有稱義馬者其是之類歟事尤持奇並付諸錄末云

野史氏曰秦舞陽年十三入秦奉啚色變而功不就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塗廁伏橋竟無成今玉蓮以眇然一童嫘出奇計復主讎如拾芥易如其智如其忠殺一順明亦難矣並能殺其家幾無噍類一何其快矣哉且夫御事而能潔其身貞也功成而[illegible]殺其身烈也雖古烈俠忠智之士罕與儔比矣奇哉

何以過此識

閑子季與識子秋注

其後又有奴玦伊

者為主殉難於尹
公之孫忠愍公立時
云、

玦伊……

玦伊者……於馬自

少為忠……戰與家

人訣只有……傳家人請

易之公從……於積屍

中可以……謂官隸

其曰主……訃爾須

持馬還世……能殉爾主吾獨履吾官者耶先

投水而死玦乃裂衣袂齧指取血書公殉節事及日

時傢之馬鬃拊而泣曰爾雖畜能知主人恩耶吾且

玦伊傳

自

下而足未及脫蹬馬且馳且蹤皮由成泥而斃諺傳之馬也郎尹贊成所乘乙巳沒入良才驛者雖無載籍可以考信然馬亦為其主報仇儘異哉古有稱義馬者其是之類歟事尤持奇兹付諸錄末云

野史氏曰秦舞陽年十三入秦奉啚色變而功不就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塗廁伏橋竟無成令玉蓮以眇然一童嬛出奇計復主讎如拾芥易如其智如其忠殺一順明亦難矣並能殺其家兇無噍類一何其快矣哉且夫婢事而能潔其身貞也功成而[illegible]殺其身烈也雖古烈俠忠智之士罕與儔也矣奇哉

何以過此識

甲子季冬識于秋涯

其後又有奴玦伊

者為主殉難於尹公之孫忠愍立祠時云、

玦伊傳

玦伊者尹忠愍(廷俊)奴也(史失其姓)忠勤壯健且閑於馬自少為忠愍御甲子适難忠愍以甕津令將赴戰與家人訣只有側室一子抱至膝上遺尿汚公袴家人請易之公笑曰今行若不捷吾當死於賊索我於積屍中可以此為驗遂督兵至猪灘果死之玦泣謂官隸某曰主既死於國亦吾將死於主奈無人傳訃爾須持馬還也官隸曰爾能殉爾主吾獨負吾官者耶先投水而死玦乃裂衣袂齚指取血書公殉節事及日時係之馬鬃樹而泣曰爾雖畜能知主人恩耶吾且

下而足未及脫蹬馬且馳且蹂皮肉成泥而斃諺傳之馬也卽尹贊成所乘乙巳没入良才驛者雖無載籍可以考信然馬亦為其主報仇儘異哉古有稱義馬者其是之類歟事尤特奇異付諸錄末云

野史氏曰秦舞陽年十三入秦奉圖色變而功不就豫讓欲為智伯報仇塗廁伏橋竟無成今玉蓮以眇然一童媛出奇計復主讎如拾芥易如其智如其忠殺一順明亦難矣並能殺其家兇無噍類一何其快矣哉且夫婢事而能潔其身貞也功成而[illegible]殺其身烈也雖古烈俠忠智之士罕與儔比矣奇哉

何以過此哉

甲子季冬識于秋浦

其後又有奴玦伊

尹堉

死矣非甬無以傳主人訃須努力鞭之使還銜自授于水馬奔還直至内庭汗流如雨長嘶乱跑低首揚鬣家人驚諦之得鬣間血書訃遂舉哀急送人豬灘上索公屍果以袴上尿痕驗爲馬自入于廐立垂淚不食料幾日而卒初公之赴任癃津也路宿一店舍店舍人中夜驚譁公怪問之曰店有傳去一老馬齒長寸餘莫能齕草恃粥延縷骨瘠臥不起不嘶者久矣今忽蹶起而嘶異哉公躬視之目熒々骨稜層委在草積中見公朶耳作鼻中聲翌朝公命抉鉅柝上下齒留視喂養旋能步牽来而去果幾旬而至漸

乾蘇健儘名駿也遂買以為騎卽此其馬也 孝廟贈公兵判謚忠愍而旌其閭忠愍家每於公忌祀日祭玦與馬於公祀閭門後去不替至忠愍玄孫參奉時行忠愍祀夜首奴某夢見一僕夫告還曰祭我時太晩我未及顧而老爺已命駕矣自此設玦與馬祭差早於閭門前云

野史氏曰烈矣哉尹忠愍之殉于國而玦之殉于主也有是主有是奴〻之死固奇矣而官隸之死尤何其奇也隸固人矣而馬之死尤何其奇而又奇也非忠愍平日忠義有足以薰陶覌感孚于人而及于物

者惡能致之哉觀於其行訣家人語其素自養可知
已且聞忠愍之先蓋嘗有忠媄義馬事茲識歷千古幸
一有者而忠愍家能去有之吁亦大奇也夫
甲子冬記
于秋渚舫
全

玉蓮傳 諺本翻譯

嘉靖二十五年乙巳八月明宗元年殺工曹判書尹○籍沒其家初 中宗廢 愼妃封君○之女為后是為章敬郎 仁宗母妃也及 章敬薨又封尹之任之女為后是為 文定郎 明宗母妃也 章敬之兄尹○為人忠信愨且孝一世士類莫不推許 文定之弟尹元衡貪鄙姦邪為人所棄及登文科清顯皆不通自此已有猜擠尹○之心 仁宗在東宮也有生知之聖朝野皆顒望其堯舜君民而 上之寵愛日隆及 明宗誕降元衡等以為 大君日後之慮

煽言恐動交搆　兩宮甲辰十一月庚戌　中宗昇
遐　仁宗即位　文定為大妃　仁宗居喪盡禮毀
戚逾情自大喪至因山啜粥晝夜號哭　玉體澌毀
幾危殆然　東朝問安未嘗暫輟乙巳六月　上將
親祭　魂殿仍省　大妃大臣固請停行　上曰以
疾病久曠子職予甚痛焉遂至昌慶宮謁見　大妃
亦為之悲泣曰大殿若是過哀不息　玉體之受
傷吾之母子朝廷臣隣將誰恃之念此　宗社且念
未亡人母子心與體寬抑而保護之豈非為孝之大
者乎因手酌溫酒泣進之　上辭曰衰麻在身實不

敢奉命 大妃更泣曰若是 上苦不念未亡人乎
寡女孤兒其將焉歸又掩泣良久 上不得已受飲
還次當夜患候暴重已不可及群臣請進藥 上不
許翌日曉昇遐其日即乙巳七月初一日辛酉一國
男女老少深山窮巷無不若喪考妣奔走號哭之聲
遠近不絕 明宗幼冲即位 文定聽政以尹元衡
為吏曹判書國權盡焉 大妃又以佛供招少僧普
雨入宮中或屢朔而送之長衫與中衣皆手裁衣之
飲食亦親嘗食之親侍寄篤勢傾中外當是時賢人
士大夫益不忘 仁宗聖德而尹、之請(清)謹老補焉

玉蓮傳諺本

或有憤惋不自勝者元衡甚怒益甘心於士類乃與鄭順朋林百齡李芑鄭礥輩共議爲先陷尹死大臣柳 柳 謂曰尹 先王之至親忠良愷悌之宰相今殺之以無名一國人心後世公議將若之何於是鄭順朋上疏曰尹 柳 柳 諸人當仁宗昇遐宗欲立鳳城遂賜死尹 柳 柳 其餘名家宰相善流士大夫之不附者盡殺之元衡順朋等賜衛社勳籍沒被禍人子女奴婢田宅分賜諸功臣家尹 家婢子有玉蓮者與尹 夫人分賜於順朋家玉蓮時年十三性度穎悟容貌絶美順朋見

而悅之常不離左右順朋子北窓先生鄭礦嘗有奇
識見玉蓮相告其父曰彼戀舊甚功近之則當作禍
驟諫不已順朋終不以為然而順朋之妻尤愛之尹
夫人在順朋家被使役甚迫隘每給以日役而舂
精喂馬亦無不督責尹　夫人慟冤掩泣不敢聲見
者莫不嗟嘆而哀憐之然玉蓮則常居堂上見其顛
仆不堪任陽〻然指責曰老汝亦知為人婢之為難
乎或向人說前日苛刻狀順朋夫妻益信之以北窓
為妄焉一日順朋欲使玉蓮近寢玉蓮拂而入內見
順朋妻而嗚咽曰小人固迂逆餘賤衆人所棄夫人

愛之若女諸婢僕莫比為雖幼愚之知豈寤寐忘之
只有一死字以報者果是自劃於心矣不意俄者大
監有命若承膺無以報夫人不承膺即當死ゝ固當
然ゝ無一辭就死地誰能暴區ゝ於夫人也敢此来
告因請就死順朋之妻聞而驚異之止之曰不從命
足矣何必死自是尤切愛之無微細而一切委任且
始防甚嚴順朋亦不得更褻然愛慕親近日益深篤
為而已順朋家有陪書吏者出入近密若親戚日與
玉蓮周旋心甚悅之然以順朋慕悅也莫之敢意玉
蓮揣知之故許私矣先是順朋有畫尊一雙愛惜不

雜手玉蓮偷藏於軒底以失白順朋大怒欲罪諸奴僕奴僕曰小人輩皆在堂下使役房內事何以知之守廳不離之玉蓮應知之玉蓮泣曰為其可欺而欲委之耶吾雖窮之與之誰而用之何更泣而前曰小人之罪無他惟以猥褻俯愛受人忌詬如是伏乞哀憐而恕諒為以其喋給口明說有據順朋夫妻益怒曰豈有玉蓮而為此也其汝狗輩故偷房中物欲以嫁禍於玉蓮也明矣是時北窓先生已憂憫卒二載更無識察者終日按竟不究玉蓮與陪吏潛通以來情愛甚密乘間謂曰吾輩奇緣相遇然大監之於我

任意君應知之若或見覺罪不測且况以吾鍾愛於大監一門之内猜嫌已成必將擠陷而後已昨於畫尊事何知爾無形之事猶且如此其難赦之罪安得無遅墄者乎日夜恐懼不自定而幸賴大監不疑姑保性命然十尋斧斤連把必倒全埜咻々大監之眷愛安方求莫可永恃消埃殘命其欲苟全不可得矣其將奈何但有一事可免者君能爲我出力否乎書吏曰吾於汝何惜爲第言之吾當圖之曰今於畫尊若明脫之後雖有膚受者亦足爲冀免之左契矣君其何爲曰其計何在曰君之義妾亦知之故敢布腹

心然此計甚難曰吾於汝死且不避何有辭難第言之吾當盡力而圖之曰定然否曰保言之吾豈敢詐也玉蓮良久付耳曰若得死人骨數節可以知盡尊所在既知其在吾之計成矣書吏瞿然汗面曰此吾所未嘗爲者甚悚惧也玉蓮怒且哂曰吾以君是丈夫矣其淺之也今可知矣苟欲免吾死生人骨猶且挫之於死者何惧爲今日之言出萬死耳今計不售吾將死矣與其冒惡名束手死不不若先自首以求活吾以汝私奸事告大監以明吾被強劫也書吏惶恐謝曰此何言〻〻〻事已至此惟以死相從君其

句處吾當必得之以付君君其少俟焉去數日果有
得來者於是功而為節碎而為屑房㙸寢具多埋封
焉自是之後順朋夫妻首先死子息奴僕次第死且
病順朋季子碏獨免見家人之死病皆同祟且異恠
多見心甚訝疑一日忽入夢〻有恍惚者益疑恠凡
係奴婢者皆於庭中數問欲殺之其時王蓮持篙在
凢造前徐謂曰餘人無罪勿問吾當詳言之汝父殺
吾主何罪吾不敢忌主息略有施者今其驗耶今既
殺汝父汝母汝兄弟則吾仇已報苟生何為今當往
從于吾主於地下也言訖取懷中刀自吻死其後鄭

碏自號古玉棄世不赴擧漫浪作閑散人往来山谷
間世或稱道人爲　明宗乙丑　文定薨　宣祖丁丑
因栗谷生先劄削元衡順朋等偽勲階復尹　柳
柳　等爵秩如舊元衡廢在交河適有人誑言禁
府都事来矣元衡以為朝家已有命恇刼死少僧普
兩流濟州為邊姓牧使格殺之尹氏子孫寫玉蓮像
掛尹　夫人祠宇下四時巳日為之設酌
謹按是女也年十三而報主仇且其行極高潔可
謂千古罕儔也以諺録數張為閨中美誦今此翻
譯俾作一篇小史為　芝峯類說云柳灌婢甲分

籍於順朋家爲其主報仇柳夢寅於于野談曰柳仁淑婢　分籍於順朋家爲其主報仇重峯先生封事云尹　妻及家舍分籍於宋淇壽然則其非尹婢玉蓮也然其蹟旣騰於謗誦又載於李柳諸說則其爲婢報仇果宗語也又必是柳尹家婢子也盖其主之嘗以忠貞齊家于此益驗耶雖然苟非其人又安得薰陶之入深若是也嗚呼偉哉

忠愍公以甕津縣令殉節於猪灘有一奴一馬隨馬奴名玦及公被害玦自謂曰當此時令監既殉於國我亦當死於主但無以報此信于家中乃屬官肄一人持馬急還云爾則其人曰爾既殉于主我豈負于官事到于此義無異同吾當先赴於水言訖即投死玦乃裂衣袂嚙指取血畧書被禍時事及日與時係于馬鬣泣而鞭之曰爾能傳此報否須努力也因又即投于水馬果奔還直入内庭長嘶括蹄家人驚動諦視得鬣間報信矣因舉家馬則縶于廐喂如平日

玦伊始末

而低首不食頹臥幾日因不起嗟乎異哉蓋此馬也
公之赴任甕津時入一旅店〻人夜半驚撓問之則
以為家有一老馬傳之數代骨立齒長一縷僅存不
立不嘶者久矣忽地蹶起而嘶事甚可異公乃親見
之皮骨凌層委在草積中然捘耳向人若有意者因
令細鉅盡析上下齒留一隸使之善喂俟能步牵来
過幾旬而至漸次蘇健因騎之果驥騏龍媒也及當
出戰乘此馬而遂成卓節物亦待時而果有前定然
耶自厥後公之忌祀時亦祭奴與馬世〻旬暨至三
樂齋府君時玦見於首奴某人夢自言大監祭祀闔

門後設祭于戒〻未及享而大監已還次矣云故差
早於闔門前云耳事蹟之慷慨感激既如此而只憑
謗傳恐或泯沒玆以數字槩及爲竊想奴必返葬焉
亦厚埋而此則不傳其處可恨也